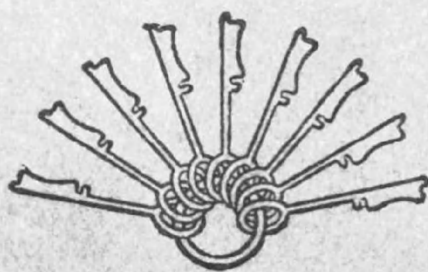


082
834
28
2

初中學生文庫
註釋國文副讀本

中冊

編者 孫怒潮



中華書局編印

864

標商冊註



註釋國文副讀本 中冊

目錄

頁數

一	蘇打水	尤佳章譯	一
二	圖畫	蔡元培	四
三	生活底第四要素	孫俚工	六
四	重遊北美的幾點感想	陳衡哲	九
五	歎氣 心 水		一四
六	怎樣把自己毀了	畢雲程	一七
七	柔石作二月小引	魯迅	二〇
八	美國勞工狀況題辭	汪兆銘	二二
九	美術與科學的關係	蔡元培	二五
一〇	說合理的意思	任鴻雋	三〇

一一	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一)	唐鉞	三五
一二	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二)	前人	四〇
一三	烈風雷雨	王統照	四三
一四	牧羊少女	郭沫若	四六
一五	送仿吾的行	郁達夫	四九
一六	勞動的音樂	高爾基作 錢謙吾譯	五五
一七	隨筆	契訶夫作 衣萍 朱倏合譯	六〇
一八	合羣的愛國的自大	魯迅	六二
一九	噴水泉	列尼集作 李萬居譯	六七
二〇	二十二年全國運動大會東北選手告別同胞書		七二
二一	給我的小鳥兒們	廬隱	七五
二二	給他的妹妹	契訶夫作 程萬孚譯	八〇
二三	松花江	寒生	八四

二四	戰士之歌	阿剌伯詩選	侯佩尹譯	八七
二五	對月	郭沫若		八九
二六	睡眠	屠格涅夫作	郭沫若譯	九一
二七	苜蓿頭	金和		九四
二八	棄兒辭	漂泊王		九五
二九	阿娜	明子		九八
三〇	抗爭	鄭伯奇		一〇八

註釋國文副讀本 中冊

一 蘇打水

尤佳章譯

你若走路到又熱又乏的時候，你必定要到路旁的冷食店家，坐下來喊一聲『拿一瓶蘇打水（或汽水）來。』這似乎是應當的事，其實你想起來，正是一件滑稽的事。因為你所買來喝的，正是你最要丟掉的東西。你從杯子裏喝下去的，就是你每次喘息吐出的東西。

因為蘇打水並不含有蘇打。這是法律所允許的冒牌之一種，因為習慣如此，不能禁止的。像這類的冒牌商品是很多的。

蘇打水是用水用碱做的，把一種酸液加到碱上，使牠發放所需的氣體。後來用石灰代碱，因為石灰價賤，而結果是一樣的。但是一般喜喝汽水的，豈不要把世界石灰的山

石都要吃盡了嗎？因此現在常在碱泉上收集這個氣體，或在啤酒發酵的缸面或從煤料燃燒之處，收藏起來。

你若明白蘇打水的成分，你只消把桌子上的杯子，喝過一口之後，細細觀察，你便看見這蘇打水分成二種不同的東西，一是液體，一是氣體。那液體就是清水，你只須慢慢的喝，就知道了。另外一種是重質的氣體，從水底結成細泡上升，而集合於杯子空出的上部。這個氣體是看不見的，但是你可以證明牠不是空氣，只須把火柴燃着了，插入玻璃杯的上部空處，你就見火柴的火，在未遇着水之前，便自熄滅了。那個氣體是很重的，所以你能夠從杯子裏喝牠。牠有一些刺舌的味道，牠又稍帶點酸味，化學家叫牠做弱酸。碳酸是牠的學名。牠離了水之後，便是炭二養，也稱做炭養氣或炭酸氣。

所以你所喝的蘇打水，就在你的眼前分解爲水和炭養氣兩種東西了。而更奇的，凡是生物都能化解這兩件東西，也在你的眼前，不過你不看見罷了。

你正在思索這些事的時候，你杯中的蘇打水也慢慢揮發成氣了。你自己也是這樣，也變成同一的原質，你可以就在席上證明牠。你把吸水的麥稈，用手巾揩乾，吹氣到冷玻

璃杯上，就結成露珠狀的水滴，這就是你化解出來的東西。

爲什麼這個酸氣要從水中逃出呢？因爲水中的氣已過了水所能吸收的量。關於這一件事，有兩個定律：一個定律說，溫度愈高，溶解於水中的氣體愈少。在冰冷的時候，一杯水可以容納兩杯的炭酸氣；但是在平常的溫度，只能容納一杯。因爲蘇打水是熱的，所以牠一定要放出一半的氣體。

第二個定律說，壓力愈大，溶解於定量水中的炭酸氣也愈多。在平常情形下，一杯水可以溶解一杯氣，若使壓力增到四倍，那杯水便能溶解四杯氣。蘇打水之所以這樣受人歡迎的，是因爲你雖喝了一杯水，實在喝了五杯的流質。譬如你出五分大洋買一杯蘇打水，你喝進去的有五杯流質——只消一分大洋一杯。因此渴乏的人覺得很滿意，以爲喝進去的超過他飲量了。

那幽囚在瓶內的氣，一遇瓶蓋揭去，壓力減輕，便從瓶內逃出，看牠在瓶內奮力逃逸的情形，很是有趣。那溶解於水面的氣，能够直接逃到空氣裏，但在水底沒有這般容易。那很小的單個氣泡，黏在杯底的沿邊的，欲從水中升到水面，力量太弱，因此各個氣泡互相

結合，幾個小泡合成一個大泡；這個大泡又把附近的小泡吸引上去。你可以看見有幾個小泡，儼然保守牠們的獨立，然在相吸之時，雖有薄膜的相隔，終究把牠們的界限破壞了。牠們結成了聯盟，向上奔馳，而漸漸增大。氣泡在水中上升時所以加大的緣故有二：一是壓力漸減，如氣球之在空氣；又一是水中的氣逃入泡中，比直接逃出水面爲易……

選自科學叢談

註「一」蘇打水是 Soda 的譯音，牠的成分是碳酸鈉，但蘇打水並非蘇打所作，見本文。「二」尤佳章，今人餘未詳。「三」培用碱（Baking Soda）就是重碳酸鈉。「四」學名，就是學術名稱，對於普通的名稱而言。

二 圖畫

蔡元培〔二〕

吾人視覺之所得，皆面也；賴膚覺之助，而後見爲體。建築，彫刻，體面互見之美術也。其有舍體而取面，而於面之中仍含有體之感覺者，爲圖畫。

體之感覺何自起？曰：起於遠近之比例，明暗之掩映。西人更益以繪影寫光之法，而景

狀益近於自然。

圖畫之內容曰人，曰動物，曰植物，曰宮室，曰山水，曰宗教，曰歷史，曰風俗。既視建築彫刻爲繁複，而又含有音樂及詩歌之意味，故感人尤深。

圖畫之設色者，用水彩，中外所同也；而西人更有油畫，始於「文藝中興」，自時代之意大利，迄今盛行。其不設色者，曰水墨，以墨筆爲濃淡之烘染者也；曰白描，以細筆鉤勒形廓者也。不設色之畫，其感人也，純以形式及筆勢；設色之畫，其感人也，於形式筆勢以外，兼用激刺。

中國畫家，自臨摹舊作入手；西洋畫家，自描寫實物入手。故中國之畫，自肖像而外，多以意構；雖名山水之圖，亦多以記憶所得者爲之。西人之畫，則人物必有概範，山水必有實景；雖理想派之作，亦先有所本，乃增損而潤色之。

中國之畫，與書法爲緣，而多含文學之趣味；西人之畫，與建築彫刻爲緣，而佐以科學之觀察，哲學之思想。故中國之畫以氣韻勝，善畫者多工書而能詩；西人之畫以技能及義蘊勝，善畫者或兼建築圖畫二術；而圖畫之發達，常與科學及哲學相隨焉。中國之圖畫術，

託始於虞夏，備於唐而極盛於宋；其後爲之者較少，而名家亦復輩出。西洋之圖畫術，託始於希臘，發展於十四十五世紀，極盛於十六世紀。近三世紀，則學校大備，畫人夥頤，而標新領異之才，亦時出於其間焉。

選自蔡子民先生言行錄

註【一】蔡元培（1867—），字子民，浙江紹興人。歷任北京大學校長及中央政治會議委員。現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有蔡子民先生言行錄，中國倫理學史，哲學綱要等。【二】Renaissance，是十四至十六世紀歐洲學術界突

破中古的封建壓迫制與教會的形式主義的文藝復興運動。其精神在重自由，尙知識，重視人生與現實。這運動開始於意大利，如但丁等爲運動中的健將，後來傳播到德荷法英諸國。這運動是布爾喬亞意識開始擡頭的一個思想學術上的革命。

三 生活底第四要素

怎麼叫作生活底第四要素？

孫俚工【一】

我們先從人類底生活底要素說起罷。

本來，人類底生活要素，普通所指有三：一是工作，一是飲食，一是睡眠。這三者是互相連繫，不可缺一的。不斷地工作，必致引起身體底疲勞，故養之以飲食，休之以睡眠，使工作能力，不感缺乏。這是在人間正當的生活的路上生活着的人所承認的。

然而人間生活，所需要的工作究屬有限。據社會學者所統計，全世界人口一天所需要的工作，如果人人能負責任的話，那平均每人每日只須做兩小時的工作就够維持全世界人們底生活。這樣看來，人們正當的生活時間，工作，飲食，睡眠而外，必定是有多餘的。這種多餘的時間拿來做什麼呢？那就需要藝術底生活了。

想我們耳目所接：一個工人，常在他工作時唱着流行的歌曲，小調；出了工廠以後，也曾不時跑進戲園子門口去站着，聽那不要錢的下場戲。一個商店底學徒，也曾經在他工作餘暇，閱讀那七劍十三俠、廣陵潮一類的武俠社會小說。一個農夫，也曾在那披星而往帶月而歸的胼手胝足的工作餘暇，跑到情人家裏去暢敘幽情。他們爲什麼要如此，這就是爲藝術生活所驅使的緣故呀！——詩歌，戲劇，小說，戀愛都是藝術生活的緣故呀！

最可怪的，這種藝術生活，不單是在工作餘暇時需要，據一般藝術學者研究，就是死時也需要的。藝術的死，是死中最高尚而快樂的不必說。聽說許久以前，太平洋中曾被冰山撞沈了一隻大船。這船到最後沈入海底的一刹那，猶聽見船中有洋洋盈耳的音樂聲。這更可見藝術生活在人底生活中是怎樣的重要了。

這樣看來，人類生活底要素，在工作，飲食，睡眠三者而外，還應加入藝術一要素。這種要素，我們就稱牠作人間生活底第四要素呀！

這四種要素，過着別種生活的人，我不敢擔保其必完全具備。但我底理想，凡是想在人間正當的生活的路上生活着的人，是不應該缺乏其中之一的。尤其是第四要素，無論是在生活過程中需要牠，就是到生命盡時也特別用得着牠。

一九三一、九月九日在京都獅子谷。

選自星期文藝

註 〔一〕見上冊素書註一。〔二〕七劍十三俠，廣陵潮，爲舊社會最流行的通俗小說。〔三〕胼胝，卽近骨的皮面久受壓迫而生的硬塊。

四 重遊北美的幾點感想

陳衡哲

我對於美國的感想，不能盡講，正也不應該盡講。比如關於抽象的論列，如從美國人有組織能力等等，則是近乎老生常談，故不講。又如關於有爭辯性的事情，如美國近來的復興運動等，則因牠的利害尚在黑白不分明之間，故也不講。再如關於美國近年的婦女情況，教育上的趨勢，及一般人士對於中國人的態度等，則因牠們的範圍太寬，或是題目太大，數個星期的觀察是不够得到結論的，故我也不願意講。經過這樣的淘汰之後，我對於美國的感想，便容易說話了。我今天所要說的，是兩三件與十三年前顯然不同的情形，牠們都是經過我的親身觀察的，並且也都足以代表這十年來，美國在社會上，教育上，以及經濟上的問題與趨勢的。

第一件我要說的，是一個汽車的新紀元。美國的汽車的統計數目，最近的我雖然不知道，但我知道在數年前已是每四人有車一輛了。如今當然只有增加，沒有減少。因此，凡

是我所看見美國在工程上的新建設，差不多十分之九是與這個汽車文明有關係的。新的大鋼橋我看到了四五個——或在橋上仰頭看，或由主人出一元或半元錢的通過費，特別領我坐車過橋去——都是爲着大規模的汽車旅行而造的。新的空中大道，是那樣的寬，那樣的高，那樣的堅固，——我曾看見整個的城市，靜靜的伏在牠的下面。新的地道，如紐約到紐玖色的「荷蘭地道」，是那樣的整齊與美觀。據我所知，這些地道和空中大道，不但是專爲汽車旅行而建造，並且普通行路人是不准通過。還有許多所謂道旁的小屋，是一種小旅店，也是專爲長途汽車旅行而設的。最近回國的趙元任先生，便是這個汽車新紀元的一位信徒。他自己開了汽車，載了家眷——一位太太，三位小姐——帶了爐灶伙食一應傢具。九月十三日，自華盛頓起身，一路游山玩水，吟歌作曲，好不「寫意」！餓了還有太太在車上燒的飯吃；倦了合家便在車上打瞌睡；汽油用罄了，路上有的是油站；晚上據說都是住在那些路旁的小屋中的。這樣的曉行夜宿，走了十餘天，直到西雅圖方上船回國。趙元任先生的一家，真可以說是這個汽車文明時代中的一個中國先鋒了。這個汽車作霸的情形，在美國有兩個特別顯著的結果：一是火車的被打敗，一是郊外

家庭的增加。我此次凡是坐火車的時候，每次都見車上空空的，有時還可以見到一輛整個兒的空車，黑魃魃的不見一個人影子。聽說美國近年來，因為汽車已經成為旅行的一個主要工具，火車的生意壞極了，而從紐約到潘省的一條幹綫，更差不多到了破產的地步。但同時，靠了汽車的便利，許多在城市中服務的人，現在卻都到郊外住家去了。這些家庭我曾到過兩三處，他們都是庭院空闊，花草滿地，山光水色，相映成畫。女主人無不歡欣相告，這是她夢想的實現，一個鄉村中的舒適家園。本來呢，住鄉村本非難事，要舒服——指浴室的設備，與醫生的接近等等——也做得到，但要兩者兼全，卻只有在汽車文明中方能得到。希望有一個這樣的家庭，是每個人的心理，尤其是一個做了母親的女子。爲了這一點，我對於這個汽車文明紀元的降臨，使不得不由冷淡的態度，一變而爲欣羨的熱忱了。

第二件使我不得不注意的情形，是大家知道的所謂失業恐慌。在一般知識低下的人羣中，這個情形的嚴重目然不消說，即在所謂知識階級中，失業的恐慌也似乎占據了他們生活的中心點。現在我且舉一個經驗作例子。我到紐約的第四天是一個星期日，故

那天便不約而同的有好幾位老朋友來看我。我們大家坐在一間臥室裏——是我一位老同學做工寄宿的地方——大家談天，但「天」的中心似乎也旋轉到一個「位置」上去了。在這一羣朋友的中間，先來的是四位女的，中飯後又加入了兩位男的，他們一共是六位。他們都是大學畢業生，知識才能都在水平綫以上，有的還有獨具的技能。但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不感到失業的恐慌，有位置的感到位置的不隱固，沒有位置的感到找事的艱辛。有一位朋友說：『假如我這個五十元一個月的位置還保不住——五十元一月的薪水，在美國是等於一個女傭的工錢——我只好登廣告求傭爲使女了。假如那再不行，我就只好自殺了。』又有一位說：『假如你不幫助我到中國去的話，我就只好跳赫貞河了。』中飯過後，加入的兩位男子中，有一位是學新聞事業的。他說：『你能幫助我們很多。只要你肯，我們可以常來聽你談天，再把那些談話寫出來，我們便可以在報界中找到很好的買主。』這真所謂想入非非，太可憐了！我聽到了他們這樣的申訴生活的苦痛，又看看他們，不禁聯想到了傳教士。這個情形假如發生在一百年或五十年之前，這一羣的人物不將盡變爲中國的福音宣傳員嗎？但這件事業如今已失了牠的引誘，凡是具有世

界眼光的人，都不願再來做這個喜劇中的演員了，但他們雖不做演員，他們眼光的集中在中國，卻仍是一樣。我們看了這個情形，豈能不深思？那天我們談了兩個鐘頭，看看已近午飯時候，我便說：『我們出外吃飯吧。』因為我是這一羣中的唯一外國人，怕他們要請我，故我又加上了一句，『大家荷蘭。』那便是說，各人自己會鈔，不要請客。我說了這句話後，大家仍舊不動身。我覺得奇怪，但當我再看看他們的表情時，我明白了，便說：『讓我來作東，請你們到雜碎館去吃飯吧。』他們說：『你是客，那能讓你作東？』我說：『因為是中國的雜碎館。』這個解釋似乎很滿意，大家便默然不作聲的站了起來，同我向着那飯館走去了。那天的結果是，一個窮國中的窮旅行家，用了那銀元變成的金元，請了四位美國青年女士一頓中飯！我們說這個情形是例外嗎？此次我到的地方不多，我那敢說這不是例外？但在美國今日的社會中，像這一類的人物，我卻敢斷言，是絕對不以這幾位我的窮朋友為限的。要不然，那豈不等於說，只有我的朋友是窮光蛋？那就真正豈有此理了！

節選獨立評論

註 「一」陳衍哲，字步非，江蘇武進人，科學家任鴻雋夫人。曾任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多年。著有西洋史、文藝

復興小史，小冊點尋。〔二〕趙元任，江蘇武進人，現代語言學家。歷任清華大學教授及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董事。〔三〕即愉快，快意的別稱。是上海一帶方言。

五 馱氣

心 水〔一〕

我們尋常大概都知道敬重「勇氣」和敬重「正氣」。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二〕這是從理直氣壯中所生出的勇氣。孟子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有人問他什麼叫「浩然之氣」，他說：『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這是天地間的浩然正氣。但是愚意以爲非有幾分馱氣，勇氣鼓不起來，正氣亦將消散；因爲「雖千萬人，吾往矣！」非有幾分馱氣的人決不肯幹，「以直養而無害」亦非有幾分馱氣的人也不肯幹。試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三〕不是馱氣的十足表現嗎？

研究任何學問，欲求造詣深邃者，也不可沒有幾分鬱氣。據傳發明地心吸力學說的奈端，^①有一天清晨正在潛思深究的有味當兒，他的女僕預把雞蛋置小鍋旁備他自煮作早餐，他一面沈思，一面把手上的一隻錶放入鍋內滾水中大煮特煮，這不是鬱氣的表現嗎？又據傳說電學怪傑愛迪生^②結婚之日，與新夫人同車經過他的實驗所，把夫人暫停，停在門外，自己跑進去取什麼東西，不料進去之後，忘其所以，竟在一張桌上大做其實驗，把夫人丟在外面許久，最後由新夫人進去找了出來，才一同回家去，這又不是鬱氣的表現嗎？大概研究學問非研究到有了鬱氣的境域，鑽得不深，求得不切，只有皮毛可得。彼科學家思創造一物，發明一理，當其在未創造未發明之前，人莫不譏爲夢想，甚乃狂易，認爲徒耗光陰，結果遼遠。而彼科學家獨能不顧譏笑，埋頭研究，甚至廢寢忘食，甘之如飴，非有幾分鬱氣爲後盾，豈能堅持得下去？

委身革命事業以拯救同胞爲己任者，也不可沒有幾分鬱氣。彼革命志士，思爲國家謀幸福，爲人民除痛苦，而當其未達到謀幸福除痛苦之前，無一兵一卒之力，無彈丸憑藉之地，在他人視之，未嘗非紙上談兵，癡人說夢，認爲必不可以實現。然卒以彼大革命家之

規謀計劃，冒萬險，排萬難，忍人之所不能忍，爲人之所不敢爲，刀斧不足以懼其心，窮困不足以移其志，置身家性命於度外，而登高一呼，萬方響應，翕然從風，固爲萬流景仰；但在流離顛沛之際，非有幾分默氣爲後盾，豈能堅持得下去？誠以凡事非有幾分默氣來應付，處處祇計及一己利害，事事顧慮前途得失，無絲毫之主見，無絲毫之冒險精神，遲疑不前，趑趄不進，永在徬徨歧路之間而已！

此外欲能忠於職務，亦非具有幾分默氣不可。在辦公室中但望公畢時間之速到，或手持公事而目注牆上所懸時計者，大概都是聰明朋友的把戲。事業交在這種人手上是永遠辦不好，這是可以保險的。因爲他所缺乏的就是忠於職務，視公務如己事的默氣。降而至於交友，也以具有幾分默氣的朋友爲靠得住。韓退之所慨歎的「士窮乃見節義，」朋友窮了，仍不忘其友誼，此事非有較高程度之默氣者不辦！

我們尋常的心理，大概無不喜聞他人之譽我聰明，且亦時欲表現其聰明；又無不厭聞他人之稱我爲默子，而並不願自認爲默子。初不料默氣也有那麼大的好處！

註「一」見上冊喜得說不出話來的愛迭生注一。「二」見孟子。「三」見孟子。「四」Newton (1642—1727) 英國數學及物理學大家。曾發明微分法及引力之原理，又改良望遠鏡。「五」見上冊喜得說不出話來的愛迭生注二。

六 怎樣把自己毀了

畢雲程〔一〕

有許多人怎樣把自己毀了？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問題。有人以為人人都是愛他自己的，人人都要保全他自己的，可以說決沒有一個人預先打算怎樣把自己毀了的。但是社會上的事實顯然的給我們看見，並且明明白白的使我們知道的，的確確有許多人正在毀自己，同時有許多人已經把自己毀了！

第一種的毀法，是不注意社會上各種人很習見的行為和習慣，沒有留心去細細考察，沒有留心去細細分別：那一種好，那一種壞？那一種可學，那一種不可試？那一種於身心有益，那一種於公衆有害？隨隨便便的，不知不覺的起了一種不注意的模仿，或是偶爾的

嘗試。本來或是作一種逢場作戲，無傷大雅；無如這一類的行爲或習慣，社會上太普遍，太流行，遇見的機會太多了，於是不知不覺的一次二次三次……以至於無數次，漸漸習慣成自然，連自己也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已經沾染上了！這樣糊裏糊塗套上了，把自己辛苦所得來的金錢，白白費了，連帶把自己所僅有的寶貴光陰和寶貴精神，也都不知不覺的消耗了，到底還不明白自己爲什麼毀了，爲什麼不能多研究一些學問，爲什麼不能多做一些事業，爲什麼不能多爲公衆謀一些利益。其實不過因爲他入世之初，沒有留心分別考察，隨便模仿，不知不覺染上了惡習，把自己的全部或一部毀了，以致社會亦受了一種無形的損失。

第二種毀法怎樣呢？有的人不但知道分別好壞，並且十分努力向上，留心避免種種於身心有害的惡習慣。但是因爲他們擇友不慎，和環境的惡劣，加以自己立志不堅，抵抗力薄弱，所以起初很有主意，一面努力奮鬥，求學問或事業的進步，一面努力拒絕社會上的一切不良習慣，到了後來，或偶一不慎，爲惡友所引誘，或閱歷稍多，勇氣漸退，遂至遷就社會的事實，而忘卻初志，以致一步一步的走入迷途，不知不覺的深深陷溺，把自己的本

來面目毀了，變成了一個同流合污，不分涇渭，沒有希望的灰色的人。可憐他以往的辛勤，以往的努力，均付於流水！

第三毀法是更可惜了！他們不但能够知道注意社會上很通行的行爲習慣，不但能够分別他們的好壞，不但能够立志向上，努力奮鬥；而且他們的意志比較的堅強，他們的擇友比較的謹慎，他們對於惡環境的抵抗，對於惡勢力的奮鬥，也比較的勇猛。這種人實在是社會上最有希望的優秀分子。他們自動的十二分的努力他們的學問；他們的事業都有很迅速的很順利的進展，社會對於他們也漸漸發生相當的信用，因而有相當機會得比較優美的地位，於是他們已經得到了一部分的成功。倘使他們能够繼續努力，和以前一樣的努力，則他們的將來，真所謂前程萬里，未可限量。無如人類生有一種惰性，「行百里者半九十」，「物質的引誘，惡俗的傳染，層出不窮。在他們未得意的時候，還能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刻苦自勵，慎防墮落。一旦到了一部分成功的時候，他們已經不能再忍耐了，他們的驕傲奢侈淫佚，種種大欲，一齊發作。於是將他們多年「堅苦拔俗」的精神，以及社會對於他們的信用，完完全全的摧毀了。不但他們自身因此

失敗，後半世的生活有說不盡的痛苦，社會進化的前途也受了他們的妨礙。

以上所說的話，歸納起來：人們的失敗可以一句話包括起來，就是「自治能力的薄弱。」第一，在初入世的時候，不知道自治，失敗了！第二，起初自治，半途疏忽，失敗了！第三，跑上了成功之路，疏忽自治，又失敗了！自治爲成功必要的條件。第一，初入世的時候，對於無論什麼，要留心考察一下，謹防上了惡當。第二，對於世俗通行的惡習慣，務必要嚴正拒絕，中途不可放鬆。第三，在得到一部分成功的時候，這是最危險的時候，尤必要格外小心，拒絕物質的引誘，惡俗的傳染，這是成功的人必由之路。

選自事業與修養

註 〔一〕畢雲程，今人，餘未詳。〔二〕二水名。涇清渭濁，故以爲清濁之喻。如謂清濁不分者，曰不分涇渭。

〔三〕見莊子。〔四〕見論語。

七 柔石作二月小引

魯迅

衝鋒的戰士，天真的孤兒，年青的寡婦，熱情的女人，各有主義的新式公子們，死氣沈沈而交頭接耳的舊社會，倒也並非如蜘蛛張網，專一在待飛翔的游人。但在尋求安靜的青年的眼中，卻化爲不安的大苦痛，這大苦痛，便是社會的可憐的椒鹽，和戰士孤兒等輩，一同給無聊的社會一些味道，使他們無聊地持續下去。

濁浪在拍岸，站在山岡上者和飛沫不相干，弄潮兒則於濤頭且不在意，惟有衣履尙整，徘徊海濱的人，一濺水花，便覺得有所沾溼，狼狽起來，這從上述的兩類人們看來，是都覺得詫異的。但我們書中的青年蕭君，便正落在這境遇裏。他極想有爲，懷着熱愛，而有所顧惜，過於矜持，終於連安住幾年之處，也不可得。他其實並不能成爲一小齒輪，跟着大齒輪轉動，他僅是外來的一粒石子，所以軋了幾下，發幾聲響，便被擠到女佛山——上海去了。

他幸而還堅硬，沒有變成潤澤齒輪的油。

但是，瞿曇（釋迦牟尼）從夜半醒來，目覩宮女們睡態之醜，於是慨然出家，而霍善斯坦因以爲是醉飽後的嘔吐。那麼，蕭君的決心遁走，恐怕是胃弱而禁食的了，雖然我還

無從明白其前因，是由於氣質的本然，還是戰後的暫時的勞頓。

我從作者用了工妙的技術所寫成的草稿上，看見了近代青年中這樣的一種典型，周遭的人物，也都生動，便寫下一些印象，算是序文大概明敏的讀者，所得必當更多於我，而且由讀時所生的詫異或同感，照見自己的姿態的罷，那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逆自三開集

註「二」魯迅（1898—1936），周樹人的筆名，浙江紹興人。有吶喊、彷徨、野草、華蓋集等。

八 美國勞工狀況題辭

汪兆銘「二」

中國人無論做那一件事，所愁的，不是沒有理論，卻是沒有組織。因為中國自唐以來，便以文字取士。「二」自命爲士的，無論遇着那一件事，都可以似模似樣的，謊出一篇理論來。這些影響，普及於全社會，是隨處可以觸見的。只是專做理論的結果，免不了以下兩樣毛病：（一）紙上空言，不能實行。（二）理論不過是一個人的思想表現出來，就是集合多數人

表現出來的思想，也不過是多數人思想參差不齊的混在一處，沒有連成一片的效力。這兩樣毛病，都由於祇有理論沒有組織。因為沒有組織，理論便不能實現；因為理論不能實現，所以理論的本身也欠缺不完，不能成為有系統有條理的理論。

即如勞工運動的聲浪，這幾年來，已漸漸的傳到中國。通都大邑中，「勞動神聖」「勞動者之權利」等等，漸漸的成為一種流行語。勞工團體，也漸漸的發生了。只是勞工運動的組織，還沒有人十分注意。甚至關於勞工運動的組織的專書，也還沒有人編輯一部出來。勞工運動的組織，如此忽略，將來勞工運動，不但容易發生效果，還只怕容易發生危險。

辛亥^{〔一〕}前後，我們中國人也曾做過政治革命的運動，企圖將君主專制政治，變成民主政治。如今綜覈起來，那時候政治革命的運動，所注重的，是對於君主專制政治，施行攻擊；而對於民主政治的組織和制度，還沒有相當的準備。因此之故，政治革命的運動，至今還沒有成就。這固然不能說是唯一的原因，卻不能不說是重要原因之一了。如今勞工運動，若仍然蹈此覆轍，將來經濟組織，發生變化，沒有適應的能力，那直接影響於人民生活

的危險，比較政治組織，還要密切，還要嚴重，這真是不可不大大的注意。

各國的勞工運動，其組織及制度，有相同的點，也有相異的點。相同的點，是一般勞工所同然的；相異的點，是各國勞工根於他的國民性，和他的環境，以及他所受學說的影響。而有種種的不同的。所以英國的勞工運動，其形式和法國的有許多不同。法國的和俄國的，又有許多不同。俄國的和美國的，更有許多不同。將來勞工運動的形式，能否趨於一致，此時還沒有人敢斷定。我們今日所最要的，是尋出他們相同的所在，知其所以然；更尋出他們相當的所在，也知其所以然，庶幾中國的勞工運動，能漸漸的發生出適應於環境的組織，以成就勞工運動的願望和事業。

我們同志邵元沖君，新做了一部書，標題是「美國勞工狀況」。狀況兩個字，是賅括的名稱。其主要的內容，是指示勞工運動的組織和進行的方法。我們讀了這一部書，可以得到一般勞工運動所必須的知識，來做中國勞工運動的「饋貧糧」，這是第一件有益的。我們讀了這一部書，可以知道美國勞工的狀況，知道美國勞工所特有的色彩，拿來和我們中國勞工所含有的國民性以及所處的環境，作一顯明的比較，俾我們知所取舍，

這是第二件有益的。我希望讀這一部書的人，不要祇藉以得着關於勞工運動的圓滿的理論，是要藉以得着關於勞工運動的精密的組織；因為這是今日勞工運動所最缺乏的，而且是最需要的。

選自美國勞工狀況

註「一」見上冊自述本文。「二」據文獻通考選舉考載：『唐制多因隋舊，大要有三：由學館者，口生徒；由州

縣者，口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目，有秀才，有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三」即清宣統三年

（公元一九一一年）。「四」邵元冲，字翼如，浙江紹興人，現任立法院副院長。有邵元冲講演集。

九 美術與科學的關係

蔡元培

我們心理上，可以分三方面看：一面是意志，一面是知識，一面是感情。意志的表現是行爲，屬於倫理學；知識屬於各科學；感情是屬於美術的。我們做人，自然，行爲是主體；但要行爲，斷不能撇掉知識與感情。例如走路是一種行爲，但要先探聽：從那一條路走？幾時可

到目的地？探明白了，是有了走路的知識了；要是沒有行路的興會，就永不走，或走得不起勁，就不能走到目的地。又如踢球也是一種行爲，但要先研究踢的方法。知道踢法了，有了踢球的知識了；要是不高興踢，就永踢不好。所以知識與感情不好偏枯，就是科學與美術不可偏廢。

科學與美術有不同的點：科學是用概念的，美術是用直觀的。譬如這裏有花，在科學上講起來，這是菊科的植物，這是植物，這是生物；都從概念上進行。若從美術眼光看起來，這一朵菊花的形式與顏色覺得美觀就是了；是不是叫作菊花，都可不管。其餘的菊科植物怎麼樣，植物怎麼樣，生物怎麼樣，更可不必管了。又如這裏有桌子，在科學上講起來，他那桌面與四足的比例，是合於動學的理法的，因而推到各種形式不同的桌子，同是一種理法；因而推到屋頂與柱子的關係也同是一種理法；都是從概念上進行。若從美術家眼光看起來，不過這一個桌面上縱橫的尺度的比例得適當；四足的粗細與桌面的大小厚薄配置得也適當罷了；不必推到別的桌子或別的器具。但是科學雖然與美術不同，在各種科學上，都有可以應用美術眼光的地方。

算術是枯燥的科學。但美術上有一類截金法⁽¹⁾的比例，凡長方形的器物，最合於美感的，大都縱徑與橫徑，總是三與五，五與八，八與十三等比例。就是圓形，也是這樣。

形學⁽²⁾的點，綫，面，是嚴格沒有趣味的。但是圖案畫的分子有一部分竟是點與直綫，曲綫，或三角形，四方形，圓形等，湊合起來。又各種建築或器具的形式，均不外乎直綫，曲綫的配置，不是很美觀的嗎？

聲音高下，在聲學上，不過一秒中發聲器顫動次數的多少。但一經複雜的樂器，繁變的曲譜配置起來，就可以成爲高尙的音樂。

色彩的不同，在光學上，也不過是光綫顫動遲速的分別。但是用美術的感情試驗起來，紅黃等色，叫人興奮，綠藍等色，叫人寧靜。又把各種飽和或不飽和⁽³⁾的顏色配置起來，竟可以喚起種種美的感情。

礦物學不過爲應用礦物起見。但因此得見美麗的結晶，金類寶石的光彩，很是可以悅目。

生物學，固然可知動植物構造的同異，生理的作用。但因此得見種種植物花葉的美，

動物毛羽與體段的美。凡是美術家在雕刻上，圖畫上或裝飾品上用作材料的，治生物學的人都時時可以遇到。

天文學，固然可以知各種星體引力的規則，與星座的多少。但如月光的魔力，星光的異態，凡是文學家幾千年來歎賞不盡的，有較多的機會可以賞玩。

照上頭所舉的例看起來，治科學的人，不但治學的餘暇可以選幾種美術，供自己的陶養。就是專力研究的科學上面也可以兼得美術的趣味，豈不是一舉兩得嗎？

常常看見專治科學不兼涉美術的人，難免有蕭索無聊的狀態。無聊不過，於生存上強迫的職務以外，俗的是借低劣的娛樂作消遣；高的是漸漸的成了厭世的神經病。因為專治科學，太偏於概念，太偏於分析，太偏於機械的作用了。譬如人是何等靈變的東西，但照單純科學家眼光解剖起來，不過幾根骨頭，幾堆筋肉；化分起來，不過幾種原質。要是科學進步，一定可以製造人生，與現在製造機械一樣。並且凡事都逃不了因果律。即如我今日在這裏會談，照極端的因果律講起來，都可以說是前定的。我為什麼此時到湖南，為什麼今日到這個第一師範學校？為什麼我一定講這些話？為什麼來聽的一定是諸位？這都

有各種原因，湊泊成功，竟沒有一點自由的。就是一人的生活，國家的存亡，世界的成毀，都是機械作用，並沒有自由的意志，可以改變他的。抱了這種機械的人生觀與世界觀，不但對於自己，毫無生趣；對於社會，毫無愛情；就是對於所治的科學，也不過「依樣畫葫蘆」，決沒有創造的精神。

防這種流弊，就要求知識以外，兼養感情，就是治科學以外，兼治美術。有了美術的興趣，不但覺得人生很有意義，很有價值；就是治科學的時候，也一定添了勇敢活潑的精神，請諸君試驗一試驗！

選自蔡子民先生演講錄

註「一」見前圖畫註一。「二」Intuition，即直覺，就是說不用理解單用感情去辨別是非美惡的意思。

「三」動學，通稱動力學，是講運動法則的科學。「四」截金法（Golden Section），亦譯黃金截，是說一條綫以三與五或五與八的比例，截斷為最美，例如人體，以腰為界綫，則上三下五為美的意思。「五」形學，普通稱幾何學。

「六」各種顏色，當明度最適當，色彩最鮮明時叫做飽和；否則叫做不飽和。

一〇 說合理的意思

任鴻雋〔

「合理的」三個字，是現今新發明的形容詞，我們看書，閱報和有點學問的人講話的時候，常常遇見的。因為牠的字面，沒有甚麼新奇出色的地方，所以注意的人很少。但是牠的意思，卻很重要，要是大家果然明白了牠的真意，處處去求一個「合理的」也就是思想的進步了。

就心理學一方面說，推理就是反感和判斷的一種連續作用。這反感和判斷，都含有前識在內，所以推理結果的善惡，也就不能一定。……單就推理的決定行為思想的合不合，也是靠不住的。

推理的結果，雖然不能拿來作善惡的判斷，但是推理這個機能，到底是人類特有的。有了這個機能，造出來的東西，是好是壞，那全看他所用的原料和運用的方法罷了。所以我說「合理的」未必就是合於推理的意思。「合理的」意思是說合於推理所得的一定方式。換一句話說，「合理的」並不是合於推理的主觀的觀念，乃是合於推理的客觀

的結果。這客觀的結果，又是個甚麼東西呢？

客觀的結果，爲推理所尋求，最重要而且具有價值的，只有一件，就是天地間事物的關係。或這件事有時爲那件事的原因，那件事有時爲這件事的結果，我們也可以說是原因和結果的關係明白事物的關係，何以就是「合理的」？等我舉幾個例來講一講：比如現在東北幾省正鬧疫症，一般的人，不去從清潔衛生和防止傳染的方法講求，卻成日的拜佛，求神，打醮，驅鬼，要想防止疫症的流行，這個事情，我們叫他不合理。又如信風水的，把他家祖先的骸骨，當作小菜種子一樣，想找一塊好土栽下，以求後嗣的發達，這個事情，我們也說是不合理。又如信相命的人，有一天去找一個瞎子，摸一摸他的骨頭，說道你這塊骨頭生得好，將來可望做總統；那塊骨頭差一點，後日只有督軍、省長的希望，這個事情，我們也說他是不合理的。我們說這些不合理，有甚麼理由？要說他是迷信嗎？這個話不足以服迷信的人。因爲我們說他是迷信，他們卻有許多理由——許多不正確的理由。若是我們拿事物關係的話來說，他們可就無言可答了。

世間上有一個普通的定理，無論甚麼人都得承認的，就是凡事皆有一個歷史的關

係，斷不是突如其來的。既承認了這種關係，我們就可以考驗前舉諸例的合理不合理所在了。疫症是由黴菌發生的，和鬼神的關係在那裏？祖宗的骸骨，又不曾生根發芽，怎麼會和後嗣的榮枯有關？你身上的骨頭，大一點，小一點，除了於你身體的重量略有關係之外，和你後日的行事還有甚麼影響？總而言之，這幾件事情的結果，和那根據的原因，是沒有關係的。既是沒有關係，我們就叫他「不合理。」

我們再掉轉來，舉幾個正面的例，這「合理的」就是「明白關係」的意思，越容易領會了。比如作農夫的要想他種植的繁盛，五穀的豐收，他第一要曉得植物所需的養料是些甚麼物質；第二要考察他的田地土壤，所含的是些甚麼物質，所缺的又是些甚麼物質；第三方纔決定種何種穀類，須加何種肥料。這種辦法，我們叫他做「合理的農業。」爲甚麼呢？因爲我們明明曉得，這下在土中的肥料，經過空中的養化或土中的黴菌作用，就變成一種可溶性的鹽類。這種物質溶在水中，被植物吸收，加以牠的生理作用，就漸漸變成枝葉果實了。我們明白了這種關係，纔去用那個方法，所以叫做「合理的。」又如講教育的，他們先研究了兒童的心理，曉得人類智慧的發達，要經過許多階級；又審察社會的

大勢，知道以後的趨勢，應該走個甚麼方向；還要研究教育的方法，以何種爲最有效；方纔起了一個教育的統系，定一個學校的課程表。這種辦法，我們叫他做「合理的教育。」因爲這樣的教育，是把教育與社會的關係，以及教者和受教者與社會的關係，弄清楚了，纔去着手進行與那些莫知其然而然的教育是不同的。再說我們的飲食，平常人只是喜歡喫甚麼就喫甚麼。那「合理的」食譜，是把人身的生理作用，考察得清清楚楚，知道一人一天須若干蛋白質去變血化肉，若干脂肪、澱粉、糖類去發熱生力；幾多水，幾多鹽，都是一個人營養上所不可缺的。倘若有人說『辟穀食肉，用酒代飯，可以長生不老。』我們簡直可以罵他「不合理，」因爲他們於食物和生理的關係，完全是糊塗的。

上面說了許多話，這「合理的」就是「明白關係」的意思，可以大略了然了。但是這「合理的」意思，還有幾個緊要的界限，等我提出來，請大家注意：

（一）「合理的」和迷信反對 迷信就是不合理的信仰，這話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再進一步說，迷信的事，就是不明原因結果的關係生出來的。比如我前面說的鬼神、風水、相命種種迷信，都是於本來沒有關係的事物，由心中想像成一種關係，至於這種關

係在事實上成立與否，他們就不深問了。這「合理的」意思，卻要事實上明明白白尋出一個關係所在，所以「合理的」態度和迷信是不並立的。

(二)「合理的」不盲從古說 有許多人對於古人傳下來的言語思想，都奉爲天經地義，從來不敢起一點疑問，這也是和「合理的」意思相背的。這個道理很容易明白，因爲人心進化，時勢變遷，古人所見爲「合理的」未必現今還是合理。我們若是凡事仰承古人的遺傳，不自己打量一番，何以見得古人所說一定不錯呢？所以「合理的」態度，對於古說是不盲從的。

(三)「合理的」不任用感情 人類的感情和理性，本來是兩種機能，各不相涉的。有時感情激烈的時候，遂不免將理性抹煞，所以任用感情的人，每每看不清事情的前因後果，他的所行所爲，便都成了不合理的了。這個毛病，號稱爲文人的，最易犯着。所以我們和人家辯論的時候，最當提防，不要爲感情所動，犯了不合理的弊病。

照這樣看來……「合理的」意思，完全屬於客觀的結果，明白事物的關係……果然事事求一個「合理的」，那種僥倖，糊塗，盲從，妄冀的意念，都可一掃而空，豈非思想的

進步嗎？至於這事物的關係要如何纔能明白，則有科學方法在。

選自科學

註「一」任鴻雋（1886—），字叔永，四川巴縣人，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國立東南大學副校長，現任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委員、會幹事長。著有科學概論及斯賓塞教育論譯著等。

一一 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一）

唐 鉞〔一〕

凡非過度悲觀的人都能見到今日中國的學術界比二三十年前的確已經有了大進步。這件事實固然可以給我們希望與銳氣，使我們奮勇向前。但天下事不是專靠樂觀與勇氣可以成功的；必定還要時時回顧，時時反省，找出自己的弱點與現狀的缺陷，纔可以逐漸改進，以期達到比較圓滿的地步。簡言之，我們對於學術界，既有了必需的樂觀與勇氣，又須能設「愛而知其惡。」我們本着這種動機，舉出今日學術界的不能使人無憾的三事：

一曰重書本而輕實物也。西洋一個學者的名言是「研究自然而不研究書本。」這個道理當然是容易懂的；因為研究自然，可以得到關於世間事物之直接的知識；研究書本，不過得到別人的知識——這種間接得來的知識，難保不有好些別人的迷誤。『雜在內，因而不能視為真正的精確的知識。縱然都是精確的，其分量也極有限；並且我們不能從他找得新的直接知識。』

中國今日學術界的趨勢，似乎恰恰與這位學者的訓言相反。從來我們國人的心理，以為世間一切學問都在書本裏頭；所以普通稱有學問的人為讀書人。但到了今日，這種心理應完全改革了；不料不特不改革，而且有變本加厲之勢。好些學生誤認誦讀化學教科書為研究化學，固然不必論了；而好些學者教授的言論行為也實有使學生不得不作如是觀的特點。這些特點中最顯著的是把國學的價值估得太高。作者自信不是輕視國學的人；但也以為國學的探討，無論如何重要，如何有意義，萬比不上自然（包人類在內）的研究。因為現在所謂國學，其材料都在書本上頭，是間接的知識；他的價值，斷然不能超過直接的知識。今日的學者還有以墨經「一臥，知無知也」為心理學，「化，若鼃為

鵜」爲物理學的；這與科舉末年的人士以亢倉子「練雲生水，練水生氣」爲化學，豈不是一樣犯了迷信書本的毛病嗎？今日有些經費充足的學校，不先辦理化研究所或生物研究所，而先辦國學研究所，大約也是以爲綫裝書一定比電流，鑄錠，棉花，黃牛等類更值得研究的心理之表現。我們並不忘了有些學問，如歷史學，音韻學，綫裝書也是他們的直接的材料；但這些學問不過是今人所謂國學之一部份。并且就是治這些學問，也不可過於重視書本。歷史學不能不重視古物的發掘及研究，音韻學不能不重視鄰國的漢字音讀及國內方音（也是實物）的比較。今日的這兩種學問，似乎也有偏重書本的傾向。更有甚者，竟然有人說今人不重視國故（此未必是事實）是人心世道之憂，或說平天下（說者之意包西洋各國在內）之道，都可以從國故裏面找得來，好像綫裝書以外沒有什麼問題，沒有什麼知識一樣。這難道不是重書本而輕實物的老牌氣嗎？我們並不否認古書中含有好些精理名言——尤其關於人事的。但若說由古書去整理出這種知識的事業比直接研究自然界的現象（包人事）的事業更重要更緊急，那末，我們就「期」以爲不可；「整理國故」不過是學術全體中之一部份，并且不是最重要的部份。

我們千萬不要把一株老樹認爲森林；否則我們連這老樹本身的地位都要誤會了。

二曰重編譯而輕研究也。不久以前，有人著書鄙笑日本人於學術祇能裨販遠西，不能自己恢復。⁽²⁾但就近年的事實看，日本人於醫學及他科上曾有幾個很重要的發見。就單論我們所最以自豪的國學研究，日本人的成績也斷然可以與我們爭短長。這些事實，不特證明日本人不是單能裨販的，且證明裨販他國之長是任何國的學術發達史所必有的階級。因爲這個原故，我們並不輕視編譯這件事；爲什麼呢？因爲編譯是裨販——說客氣些，就是輸入——他國學術的一種重要工具。（就是極守舊的人也不應該以裨販遠西爲恥；因爲晉以後中國的文明，豈不是許多方面受過近西——我們意指印度——之賜嗎？近西遠西，又何擇焉！）

但裨販固然是必經的階級，然而若一國的學術專靠裨販，當然是不行的，所以一定要由裨販進而爲研究，纔有學術可言。我們今日不應該停止裨販的工夫——其實無論學術怎樣發達的國族，也不能停止此種工夫，否則就是自殺——但決不可以裨販自足。目下國中的趨勢，似乎專重編譯學術界中的個人或團體多數以編譯單行本或叢書爲

滿足，對於調查研究方面極少與以相當的注意，實不免使人失望。許多學者因爲生計困難或設備缺乏，不能做超過裨販的事業，還是情有可原；而國家方面也祇聞有人倡設編譯館，沒有人創設研究院，一若我們還活在京師同文館與江南廣方言館^{〔五〕}的時代，豈不可怪？近年中國科學社在南京辦了一個生物研究所，一般社會「熟視無覩」，而自然科學研究所，社會科學研究所，乃因日本的帶了令人懷疑的動機的議論而惹起一般人的注意。這豈不是我們不注重研究的明證嗎？

所以如此的原因，與上段所說的趨勢有密切的關係。這種重編譯而輕研究的傾向，正是與重書本而輕實物傾向並行的。大家以爲一年多出了若干本新書，就是學術的進步。最高的論調不是說新出的書缺乏了充分的研究作根據，只是恨這些書的文字未盡雅潔：這難道不是輕重倒置嗎？

註 「一」唐鉞（1889—），字肇黃，福建閩侯人，歷任北京大學教授，現任國立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長。著

有唐鉞文存，國故新探，中國史的新頁等書。「二」音鐘，錯亂也。「三」即墨子中的第十卷，共上下二篇。「四」舊

題春秋人庚桑楚撰。柳宗元嘗辯其僞，恐出唐人僞撰。「五」口吃，不能暢言的意思。「六」音霍，擴大的意思。

〔七〕同文館爲我國最初的新教育機關，創立於同治元年八月，館址在今北平，教授英、法、德、俄各國的文字及格致等。其時江蘇巡撫李鴻章就上海敬業書院，設立廣方言館，其制與同文館同。

二 中國學術的最大病根（一）

前人

三曰重文字而輕思想也。論人當然以「文質彬彬」爲理想；「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但不得已而擇於斯二者，寧野毋史。所以就是單從「郁郁乎文哉」的周道的孔子還說如用禮樂，寧從「野人也」的先進。論人如是，論文何獨不然。因爲文字不過是形式，媒介，工具，假如思想已經充分地達出，文字縱然「野」些，也無關得失；其未至於「野」的，更無論了。莊子說：『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是看透這個道理的話。

八股家無論遇着什麼題目，無論他實在有沒有話說，都可以做一篇文章；不特有字無意思的題目可以做文章，乃至無字的題目（如「子曰」上的圓）也可以做文章。這

在「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人，也不妨偶一爲之，藉見巧思。然而從普通方面看來，能不說是誤筌爲魚，誤蹄爲兔，「可憐無益費精神」了。我說這話，大家恐怕不免以爲「這種道理，到今日還待你來說嗎？」但我以爲這個話並未曾過時，因爲今人重文字而輕思想的程度，並不減於八股時代。

假如一篇文字是屬於文學的，或者文字的體制可以發生問題。因爲文學是多少注重形式的。但就是一篇文的文學性質，與文體也未必是有一定的關係。德文，大家多以爲是極生硬的文字；然而哥德叔本華的文章何以又那樣優美，可見任何文體（當然除野蠻人未成形的語言文字以外）都可以有文學的性質。

至於主旨在於達意說理的文字，與文體的關係尤其微小。不特用「白話文」可以；假如作文者只要福州人看這篇文章，就用福州話；只要寧波人看，就用寧波話，也都可以。現在有好些人還是把文字方面看得那樣重要，談政治，評時事，也要硬塞一兩個用不着的古字，橫插一兩段講不通的儷句，甚至「削足適履」本是散句，也要矯揉使成駢語。我們若是說這些人未脫八股家的習氣，斷然不能視爲一句刻薄的話。這種重文字而輕思

想的習氣，與上文所說的兩種趨勢，（重書本而輕實物，重編譯而輕研究）顯然是出於同一根源。

嚴譯甄克思 社會通詮內說：

『吾黨生於今日，常若以文字爲等閒。不知方古之時，書契始作，民視文字，理同神明；其於書契，猶今愚民之於符籙。……昔有西醫，行其術於印度南境，病者得其方紙，輒佩之以爲已足，不於肆配藥也。是知化淺之民，莫不敬恪文字；但使其文見於古冊籍中，即宜頂禮崇拜，敬受奉行，而其原始之所由，則固非其慮所能及者矣。』（國家之議制權分第十二）

嚴氏譯此段後，加以按語云：『於敬惜字紙，足以覘民智之程度也。』今日學術界之重書本而輕實物，重編譯而輕研究，重文字而輕思想，其敬恪文字的程度，難道還不是和佩方紙與敬惜字紙的人一樣嗎？假如我們國人不趕快澈底地破除這種對於字紙的迷信，中國學術的前途雖然未必至於絕望，至少也要多了不必要的四五十年之遲滯——須記着我們的學術（包書本上文字上的學問）比較人家還差得遠呢！我們若再不向

實物研究和思想上用工夫，恐怕要永落人後了。

選自中國史的新頁

註「一」見論語。「二」見論語。「三」釜，即魚筍，蹄，即兔胛，都是古時候捕魚兔的工具。「四」見論語。「

五」Goethe(1749—1832)，亦作歌德，德國狂飆時代詩人。Schopenhauer(1789—1860)，德國哲學家。「六」甄

克思(Edward Jonkers)，英人，曾充牛津大學法律學講師。

一三 烈風雷雨

王統照

哭喊，泣躍，悲哀極度的舞蹈，血脈憤興的狂歌；揮動着，旋轉着那些表現純潔的燦爛的千萬個旗幟，震吼着，嘶啞着那爲苦悶突破了的喉嚨；鼓蕩起，沖發起，吹噓起平地的狂飆橫瀾。啊啊！這不是在那萬頭攢動中的精誠！啊啊！這不是在那幽暗地獄中的火光熠耀！這如醉如狂的舉動與聲音，正像刀斧手下脫逃出來的無數囚徒，赤手光膊與猙獰的「伍伯」作最後的爭鬪。激發的，熱情的火焰，已燒透了我們的心腑，我們不能再正襟

叉手在良時中閒磕牙，我們也不能安安靜靜地在隴上輟耕唱着「月兒光光」的歌曲。大空中射來了一枝毒箭，使得人們都中了「狂疾」。朋友們！人生的活劇便就在「狂疾」的揮發與掙扎！只是優遊而不去吆喚；只是逍遙而不能憤怒；只閒揮涕淚而不去一試刀劍的銳鋒；這是多末卑屈柔荏的生活……但因此便發生了這不可平息的「狂疾」，然後可以創造出開闢出足容得我們盤桓的快樂的花園，然後可以有雍容安暇的時光够我們去逍遙。而「狂疾」一日不好，你便須一日與狂魔相激鬪……這纔是人生活劇的真趣味，真表現，真精神！

.....

黯陰的空中只有層疊與馳逐的灰雲；那深黑的，那絮白的，那如鉛筆畫幅上烘染的，如打輸了交手戰的武士的面色的，如晶亮的薄刃上着了一層血鏽的部分，如美人失眠後的眼角的青暈，低沈下多少慘惻的哀意，都由那灰色層雲瀰佈了我們的心頭！

捲地的狂飆，爽利的冰雹，傾落的驟雨，震驚的疾雷，啊啊！千萬鐵甲中的金鼓的鳴聲，無量數的健兒吶喊，看啊！葱綠的樹木也不在曼舞纖腰了；坦平的道路也不能任人家自

由踏踐了；只有淋漓下的悲壯的高調曲音，從地獄的中心隨了飛來的霹靂咆哮，喊動：——喊動這已死的地球上安睡着的嬰孩！

不要安靜的！不要安靜的！我們要實現吐火的夢境，我們要撞碎血鑄的洪鐘，我們要用這金蛇般的電光遍射出紅色的光亮，要用震破大地的雷霆來擊散陰霾。這樣情熱的當中，豈容得躊躇，恐怖！這疾風暴雨的日子裏，正是狂歌起舞的時間！爲要求精如日星的生活，爲要求燦如朝花的將來，我們便情願狂醉，情願在水火中相搏戰，情願將此混沌的世界來重行踏翻，重行鎔化，重行陶鑄。

.....

好劇烈的一場烈風雷雨！

好快活的人生的活劇！.....

好一曲悲壯的歌聲，那餘哀是永遠長存在人人的心裏！

轉錄南強模範語體文評選

註「一」王統照，當代作家，山東人。著有春雨之夜，一葉，舊夢等書。

一四 牧羊少女

郭沫若〔〕

獨坐九仙峯〔〕頂，仙入井畔。西望那夕陽光裏的金剛，色相莊嚴，雲煙浮動。我的靈魂，早已陶然沈醉，脫殼優遊。忽然陣陣清風，從前山脚下，吹來一片歌聲，哀婉淒涼，分明是女兒聲息。側耳聽時，只聽得：

太陽送我上山來，

太陽迎我下山去。

太陽下山有上時，

牧羊郎去無時歸。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歌聲中斷。隨聞羝羊悲鳴聲，鈴聲幽微，幾不可辨。

羊兒頸上之鈴兒，

一一是郎親手繫。

繫鈴人去無時歸，

鈴條欲斷鈴兒危。

羊兒啼，

聲甚悲。

羊兒望郎，郎可知？

聲浪漸行漸遠，盪漾在清和晚氣之中，一聲聲澈人心脾，催人眼淚。

非我無剪刀，

不翦羊兒衣。

上有英郎金翦痕，

看時令我魂消去。

非我無青絲，

不把鈴兒繫。

我待鈴條一斷時，

要到英郎身邊去。

聽到此處，我已濟濟的吊下了淚來。我忙立起身來，站在山頂西北角上一顆松樹腳下。往下看時，只見那往高城路上，有羣綿羊，可十餘頭，帶着簿暮的斜暉，圍繞着一位女郎，徐徐而進。女郎頭上頂着一件湖色帔衫，下面露出的是絳灰裙子，芒鞋天足，隨步隨歌，歌聲漸遠，漸漸要不能辨悉了。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有我還在，

虎豹不敢來。

虎豹他縱來，

我們拚了命，

憑他銜去哉！

羊兒！羊兒！

你莫悲哀！

女郎的歌聲，早隨落日西沈；女郎的影兒，又被前山遮去了。我的靈魂，在清冷淚泉中受洗禮。我立在松樹腳下，不知過了幾多時辰，早已萬山入眠，羣星睜目。遠從那東海天邊，更飛上半規明鏡了。

節選辛夷集

註 〔一〕見上冊鄉愁與鄉遊注一。〔二〕本篇爲作者所著牧羊哀話中的第二節。按作者到朝鮮後，住在金

剛山下，日本海上，仙蒼里村中，九仙峯爲金剛山的一萬二千峯之一，即在村後。〔三〕據牧羊哀話說，女郎爲朝鮮

子爵閔崇華的女兒，名佩英。歌中所稱英郎，爲女僕尹媽的兒子，名子英，嘗爲救子爵而死。

一五 送仿吾〔一〕的行

郁達夫

夜深了。屋外的蛙聲，蚯蚓聲，及其他的幼蟲的鳴聲，也可以說是如雨，也可以說是如雲。幾日來的日光驟雨，把庭前的樹葉，催成作青蔥的廣幕；從這幕的破處，透過來的一盞兩盞的遠處大道上的燈光，煞是淒涼，煞是悲寂。你要曉得，這是首夏後半夜，我們只有兩個人，在高樓的迴廊上默坐，又兼以一個是飄零在客，一個是門外天涯，明朝晨雞一唱，仿吾就要過江到漢口去上輪船去的。

天上的星光撩亂，月亮早已下山去了。微風吹動簾衣，幽幽的一響，也大可聳人毛髮。夜歸的瞎子，在這一個時候，還在街上，拉着胡琴，向東慢慢走去。啊啊，瞎子！你所求的，究竟是什麼東西，爲的是什麼呀？

瞎子過去了，胡琴聲也聽不出來了，蛙聲蚯蚓聲雜蟲聲，依舊在百聲雜奏，我覺得這沈默太壓人難受了，就鼓着勇氣，叫了一聲：

『仿吾！』

這一聲叫出之後，自家也覺得自家的聲氣太大，底下又不敢繼續下去，兩人又默默

地坐了幾分鐘。

頑着的仿吾，你想他講出一句話來，來打破這靜默的妖園，是辦不到的。但這半夜中間，我又講話講得太多了，若再講下去，恐怕又要犯起感傷病來。人到三十，還是長吁短嘆，哭己憐人，是沒息的人幹的事情，我也想做一個強者，這一回卻要硬牠一硬，怎麼也不願意再說話。

亭銅，亭銅，前邊山腳下女尼庵的鐘磬聲響了，接着又是比丘尼誦「法華經」的聲音，木魚的聲音。

『那是什麼？』

仍復是仿吾一流的無文采的問語。

『那是尼姑庵，尼姑念經的聲音。』

『倒有趣得很。』

『還有一個小尼姑哩。』

『有趣得很！』

『若在兩三年前，怕又要做一篇極濃豔的小說來做個紀念了。』

『爲什麼不做哩？』

『老了，不行了，感情沒有了。』

『不行！不行！要是這樣，月刊還能辦嗎？』

『那又是一個問題。』

『看沫若，他總是真正的戰鬪員！』

『上得場去，當然還可以百步穿楊。』

『不行，這未老先衰的話！』

『還不老嗎？有了老婆，有了兒子。親戚朋友，一天一天的少下去。走遍天涯，到頭來還是一個無聊賴！』

仿吾兀的不響了，我不覺得講得過分了。以年紀而論，仿吾還比我大。可憐的賦性愚直的仿吾，到於今還是一個童男。去年他哥哥客死在廣東，千里長途，搬喪回籍，一直弄到現在，他纔能出來。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姪兒姪女，十多個人的責任全負在他的肩上。而

現在，我們因爲想重把「創造」興起，叫他丟去了一切，來幹這前途渺茫的創造社印刷所的大事業。不怕你是一塊石，不怕你是一個魚，當這樣的微溫的晚上，在這樣的高危的樓上，看看前後左右，想想過去未來，叫他怎麼能够坦然無介於懷？怎麼能够不黯然淪落呢？

朋友的中間，想起來，實在是我最利己。無論如何的吃苦，無論如何的受氣，總之在創造社根基未定之先，是不該一個人獨善其身的跑上北方去的。有不得已的事故，或者可託生命的事業可幹的時候，還不要去管牠，實際上盲人瞎馬，渡過黃河，渡過揚子江後，所得到的結果，還不過是一個無聊；京華旅食，叩了富兒的門，一雙白眼，一列白牙，是我的報酬。現在想起來，若要受一點人家的嘲笑，輕侮，虐待，那麼到處都可以找得到，斷沒有跑千里路的必要。田舍詩人彭思，一流的粗骨，理應在鄉下草舍裏和黃臉婆娘蔣恩談談百年以後的空想，做兩句鄉人樂誦的歌詩，預備一塊墓地，兩塊石碑，好好兒的等待老死。愛丁堡有什麼？那些老爺太太小姐們，不過想玩玩鄉下初出來的猴子而已，她們那裏曉得什麼是詩？聽說詩人的頭蓋骨，左邊是突起的，她們想看看；聽說詩人的心有七個

窟窿，她們想數數看。大都會，首善之區，我和鄉下的許多盲目的青年一樣，受了這幾個好聽的名字的騙，終於離開了情逾骨肉的朋友，離開了值得拚命的事業，騎驢走馬，積了滿身上的塵土，在北方污濁的人海裏，游泳了兩三年。往日的親朋星散，創造社成績空空，只今又天涯淪落，偶爾在屈賈，英靈的近地，機緣湊巧，和老友忽漫相逢，在高樓上空談了半天雄天，坐席未溫，而明朝又是江陵千里，吾不得不南浦送行。吾我爲的是什麼？我究竟在這裏幹什麼呢？

我的確有點感傷了。欄外的杜鵑，又只是「不如歸去，不如歸去」的在那裏亂叫。

『仿吾，你還不睡嗎？』

『再坐一會！』

我不能耐了，就不再說話，一個人進房裏去睡了覺。仿吾一個人，在迴廊上究竟坐到什麼時候纔睡？他一個人坐在那深夜黑闇的迴廊上，究竟想了些什麼？這些事情，大約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第二天早晨，天還未亮的時候，他站在我的帳外，輕輕的叫我說：

『達夫！你不要起來，我走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招商公司的下水船，的確是午前六點鐘起錨的。

選自達夫全集第三冊

註「二」成仿吾，湖南新化人，當代文藝批評家。曾與郭沫若、郁達夫等組織創造社。著有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使命、流浪等。「三」郁達夫（1896—），浙江富陽人，曾任北京大學、武漢大學、復旦大學等教授。著有莊大全集共六集，及她是一個弱女子等。「四」史記：『楚有養由基者，善射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五」Bains（1709—1796）或譯作朋斯，英國詩人，生於蘇格蘭一個貧家，幼年時與其兄從事於農，一年僅有七磅收入的耕作。詩恩是他的妻。「六」Edinburgh，英蘇格蘭的首府。「七」屈指屈原，賈指賈誼。屈死於汨羅。賈爲長沙王太傅，渡湘水，爲文以弔屈原，其地與作者送別之地，皆古楚國。「八」李白早發白帝城詩有「千里江陵一日還」的句子。「九」江淹別賦有「送君南浦」句。其地在今福建浦城縣南門外。

一六 勞動的音樂

高爾基（二）作
錢謙吾譯

伏爾加（三）那種勞動生活的音樂在引誘我。想起這種音樂來，我的心到現在還有些

快慰。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有一天，那時我第一次感覺到英雄的勞動詩章。

是在卡山城下一隻大木板船滿載着波斯的商品，船的底板完全碰破了，所以就停在石灘上了。運輸工會叫我到木板船上去搬貨。當時是九月間，吹着虎虎的北風，洶湧的波濤在灰色的河牀內跳躍，風又把那一層一層的浪頭打破，冷的雨水也落到河內來。工會當中，工人也有半百，都散佈在空的板船上，身上裹的蓆子和船上防風雨的帆布；一隻小小的火輪船將板船拖着，烟突內吐出的火煙，散在雨中，好似一團紅的火星。

天晚了。鉛色的，寒冷的天空，黑暗籠罩在河上，運夫們叫喊着和咒罵着，詛咒着雨風和生活，懶懶的在船板上爬着，想避開這寒冷和濕氣。我想這些迷夢中人是不能做工的，也難救起這沈淪的重載。

夜半船航行到一個轉載的碼頭，把這空的板船與那石壁下停泊的船相互聯繫着，運夫頭兒是個有毒性的老頭子，是個面上有疤的狡猾人，會罵人，眼睛和鼻子同鷹樣，禿禿的頭蓋骨取下來像溼的火藥葫蘆，叫喊起來聲音又高又大，好似村婦樣：祈禱吧，夥計們。

——在船面上很黑暗的，運夫們亂七八糟的成個黑團在那兒叫喊，如像狗熊似的；而運夫頭兒，他的祈禱比任何人也先完，叫喊着：

——提燈吧！喂，孩子們，幹活吧！老老實實地幹，孩子們，上帝在上——開始工作吧！

沈悶的，懶懶的，溼透了的人們開始「幹活」了。他們，真正在鬭爭，從船面上打到船艙內——叫喊咆哮，奇妙瞎談，輕鬆的鴨毛枕頭和米袋，包裹，刀子，小羊皮衣，在我的四週飛舞着，各個人相互抱着撕打，謾罵，高短不齊的形影跑着。剛剛那些惡毒地埋怨生活，風雨與寒冷的人，憂愁而兇暴的人，現在作起工來，居然快活，輕鬆而且能幹，這是很難使人置信的。

雨是愈濃密了，空氣愈寒冷了，風也發狂了，把襯衣拉破，纏在頭上，肚子露出來，在那水淋的黑暗中，在那六支提燈的微光之下，跳動着愚暗的人們，腳板重重的在船上頓着。這樣工作着，好像久已渴想勞動一樣，要用手去傳遞四隻特重的袋子，肩頭上要背起包裹跑才能滿足。工作成爲一種遊戲，居然有兒童一樣的樂趣狂醉般的去幹。

桶子底下是個濃厚鬍鬚的人，路是溼的，並且溼滑得很，——應該是這貨物的主人

或者是他所信託的——忽然叫喊起來：

——兄弟們——桶子放在此地！小強盜們，——去兩個！幹吧！

忽然有幾個人的聲音，從那黑暗的地方傳出來。

——三桶。

——去三個人！幹吧！知道嗎？

這時旋風的工作卻更加緊起來了。

我也握着袋子，拖着，捧着，不斷的跑着，搬着好像我自己以及一切都兜着圈子在狂風暴雨中跳着舞着。這些人能够這樣奇怪快樂的工作而不知道疲乏，整年整月的也不赦免自己。他們能够把這城市的鐘和塔頂，由此地拖到另一個地方去。

我這夜的生活是愉快的，沒有試想過，在這似蠢似癡的快樂工作中，一切生命精神都是生動的有光輝的。狂濤不斷的逐隊成羣的向板船攻擊，如注的雨不斷的打着船面，烈風也在河面上虎虎的叫喊。半裸體的人在狂風暴雨中不斷的跑着，叫喊着，也微笑着，對於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勞動也有點憐愛。那時風忽然撕破了烏雲，從天空之碧藍的清

朗的裂縫中吐出了微帶玫瑰色的陽光，這些快活的野獸都以友愛的怒吼並搖着可愛的頭上的溼了的毛來歡迎他。他也想擁抱而且吻這些兩條腿的野獸，他們在工作中是如此的聰明而靈巧，而且這樣忘懷地喜歡工作。

這種樂天的所向無敵的力，它在地球上創造不可思議的神蹟，能夠一夜把地球變成美麗的城市和宮庭，這個與預言小說上所說的相同。陽光對於這些勞動的人照顧了兩分鐘，再也抵不住烏雲的壓力了，於是又沈在那裏好像嬰兒沈在海中一樣，雨水又傾瀉下來了。

——安息日——誰在這裏叫喊着，但回聲是很猛烈的。

——我這樣安息！

到了下午兩點鐘，一切的貨物還沒有搬完，半裸體的人們一直勞動着，還沒有得着休息，而這狂風暴雨之下，使我好好的去思解，人類地球所含有的魔力，是何等地豐富！

以後轉到火輪船上，當時大家都睡了，好似醉人一樣。船到了卡山，我們像污泥之流一樣湧上了河岸，跑進飯店喝了二三樽燒酒。

選自勞動的音樂

註〔一〕Gorky (1869—) 原名彼西霍夫，高爾基是其筆名，爲現今俄國文壇上的導師。其主要作品，有親我的童年、我的人學、四十年代、奸細、膽怯的人、初戀、夜店、草原上、綠的貓兒等。〔二〕俄國河名。

一七 隨筆

一

契訶夫〔一〕作
衣萍 朱儉合譯

那些更愚魯，更卑賤的人民叫做平民。政府把全國人民分類作納稅者同免納稅者。但是兩種分類都是不對的；我們都是平民，我們做最好的事情，就是做平民的事情。

二

新文學的出現，往往引出新生活來（前驅者。）爲了這緣故，所以他們是這樣忤逆人類守舊心理的。

三

如果你高叫「前進啊！」你必須指明應向那面前進，你不見，如果不指明應向何方，

卻只向一個和尚與一個革命者狂叫了這一句話，他們前進的方向，差不多是完全相反的罷？

四

日光照着，在我心靈裏可是黑暗得很。

五

我們十分愛妄想，我們大多數都不慣於去深刻的思想，或是深刻的觀察生命的種種現象，所以沒有一個地方的人像我們這樣常常地說：『多麼平凡啊！』沒有一個地方的人對於別人的志趣，或正經的問題，像我們這般淺薄的，蔑視的態度的。另一方面說，也沒有一個地方對於某一個人的名字，有我們露國人那樣的受牠勢力的壓迫的，因為我們幾世紀來都是受奴隸制度的侮辱，看見自由害怕得牙齒都抖起來了。

轉錄南強模範語體文評選

註 [1] Tchekhov (1860—1904)，或作柴霍甫，或賽霍夫，俄國白銀時代小說家。著有柴霍甫短篇小說集及其他。

一八 合羣的愛國的自大

魯迅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只可惜沒有「一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羣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一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衆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 *Nordan* 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衆之上，又爲庸衆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公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一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羣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向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擡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

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祇須用 iron 的長技，一陣亂譟，便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羣中的一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羣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衆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羣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祇多這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有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物。

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云：『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尙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衆的人，總算要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爲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 G. Le Bon 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

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祇希望那般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傳老病」的旗號，反對喫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事物，（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驅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的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 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一〕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爲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

選自熱風

註〔一〕魯迅，見本冊柔石作二月小引注一。〔二〕匈牙利醫士，社會學家。著有戲劇——生存之權利，變質

論等。〔三〕挪威易卜生所作之劇名。〔四〕義爲羣衆。〔五〕張之洞，字香濤，河北南皮縣人，清季時官兩湖總督。

有廣雅堂集。〔六〕G. Le Bon的著作，我國譯有羣衆心理，商務版。〔七〕傳說張獻忠到四川，有「殺得雞犬不

留」之志。

一九 噴水泉

列尼葉〔〕作
李萬居譯

『喂，放我吧！不必這樣抓住我……啊！你把我抓得痛了……你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是個扒手。我沒有帶武器，請你看我的手啦。你可以搜查我，你可以翻轉我的衣袋。你找不到什麼東西，連一把小刀都沒有。並且請你放心，我不想逃跑，請你盤問我罷，我會回答你，但是你也許並沒有什麼事情可以盤問我。喂，讓我們坐在這張凳子上吧。我要源源本本告訴你。我是非常鎮靜，非常講理的。我所幹的事情，是因為我太過於痛苦才幹的。』

『我首先向你發誓，我並沒有越過這鐵柵和鑽進你的庭園的意思。我是昨天到的，我住在客棧。你可以去打聽，客棧的主人會把我的姓名告訴你的。我確實不應該來這兒的。世上有些衝動是應當抑制的，有些紀念是不應該回想的，有些地方是不應該再看的。對啦，我錯了，但是一種抑不住的衝動誘惑着我，我便來到了這兒。就是這種力今晚把我推出房門，引我到這鐵柵面前，叫我用肩來撞它，並且使我進了你的府裏。我再告訴你吧，』

這並不是我故意做的。我是個很有教養的人，從沒曾犯過夜間失體統的事情，而且是夜間半身浸在噴水池裏面！我雖很不願意，然而事情卻已做過了……

『我覺得你已相信我了，並且現在你已不再把我看做竊盜了。你有道理，那麼，再說今晚我來這兒的本意，就是想從鐵柵眺望你庭園中的那些幽徑，那些樹木和面前有銀絲般的噴水泉聳立着的你那座家宅的正門。我想來聽噴水泉的波聲，聽它那永遠不息的音調，那沖激而清明的音調，那日夜不斷的音調。我想來重看這些樂土的目光的魔力，並且打聽那些魔力是不是還保留着那些消逝的幻影，失掉的幸福和往日的繁華。』

『因為現在你所住的房子，是我以前享受着幸福和愛情的地方，是我以前相信信誓的悠久，兩心混鎔在同一跳動裏相愛相依的地方。我一生的好夢就是在這些樹下，在這些幽徑中做的；我在這噴水池周圍漂游過我的願望，嘗試過我的快樂。是啦，這座住宅是我得到幸福的住宅，並且是我付了許多代價和重大犧牲而得到幸福的住宅。我排除了許多障礙，才得到當時所經過的快樂日子，千不該，萬不該，我不得到愛，不該完成了這奇蹟，不該從極低微的身分一直提高到我以為值得尊敬的最高身分，多麼慚愧，我不能』

供獻她玉笏和王冠，而祇獻給她一些極無價值的禮物！可是這禮物，她看做最稀奇的禮物，看做御賜的禮物一樣接受了。她同意拋棄一切而隨我，她願意在我領着她去的地方過活，在那偏僻和寂寞的地方，在那與世人交際和娛樂隔絕的地方過活。這樣我們才來到了這兒，來到這偏僻的谿谷，險峻的深山，人跡罕到的鄉村，隱藏在那被噴水泉的白漪襯得美麗起來的樹木中間的住宅。

『有一部分愛情是適合社會生活的，並且可以混入社會生活裏面，但另有一部分卻不願意與它接觸，避免與它親近，憤慨社會的束縛。當人們達到這種絕對的，獨一的愛情時候，千萬不要想把它應用在社會的需求上面，應該服從於它所強制的法則。它使你們與一般人隔離，同時賦與你們一種異常的奇特，而這種奇特使你們能够安居於孤寞的地方。這些事情，我們倆，妃梨霞和我都懂得。野外的秀媚風景，氣候的溫和，大都會的隔離，這幾種條件都使我們逗留在這極自由的地方。我們買了現在你所住的這座住宅。我們是在六月的某晚進來的。花園裏的玫瑰散出香氣，噴水泉與月光相輝映；羣星在天空閃動，宛如今晚一樣。我們超過了這鐵柵，我把妃梨霞的手挾在我的手裏。這屋子的銀

色的正面向着我們輝耀。我們沈浸在異常的靜默中，那裏面祇有噴水泉迸射的音調，它那沖激不竭的音調，它那飛躍和希望的音調……

『呀！先生，我們不知道有幾次聽過這噴水泉滔滔地飛躍！它銀光閃耀耀的直立着，好像我們的守門人一般。而它受着那使它沖射到月光裏面的地壓力的壓擊，用着怎樣的力量迸出諧和的激烈音調啊！整天整夜，在涼快的早晨，在令人頭暈的熱烘烘的下午，在漫長的黃昏，在靜默的夜間，我們倆多麼愛過這噴水泉啊！我們倆，妃梨霞和我，不知有過多少次曾坐在這張凳子上看這噴水泉！時間過去了，近黃昏的時候樹葉漸漸地微響着；花兒熏香了柔和的空氣，從地中出來的水聲的神祕歌唱，仍繼續它那不可思議的魔術。

『噯喲！愛情像一切的魔術，有沈迷和覺悟。有一天我從村裏回來，使不見妃梨霞在那裏，我讓他一個人留在那兒的房裏了。有人告訴我她說她騎了一匹馬在那條谿谷中的路跑去。到日暮的時候，我沒有看見她回來，於是我就起了煩悶了。隨着時間的消逝，我越加苦惱。我忽然明白地領會那是災禍了。我渾身流着冷汗，我意識到妃梨霞出去了將

不再回來，而且永遠不爲我所有了。先生，我應當死，我不應當活在人世，甚至想設法來忘卻；我曾以爲可以忘卻的。

『因爲要消除這懷疑，所以我要再看看這間屋子，這座花園。這是一樁註定的災難，但我卻想來試試看。這就是我來到這谿谷中的緣故，這就是今夜我一直到這鐵柵來的緣故。我自己覺得很鎮靜，那些往事，我已日漸模糊記不清了，一切事情我都覺得遼遠而渺茫。先生，我已從過去的一切悔恨中解放出來了，再沒有什麼幻影能引起我的紀念。先生，當我忽然聽見一個笑聲的時候，我就要去了，啊！那不是從嘴唇發出來的笑，不是人間的笑，而是一種怪誕無窮飄渺的笑，有使我毛骨悚然，臉孔冰冷的笑，是一種譏諷和輕蔑的笑。於是，先生，就是我才告訴你的那種抑不住的力把我推到這鐵柵來，就是它使那奔向我的敵人，奔向這個不要我忘記的東西，奔向我手掌裏握着的這個喘嘻嘻的喉嚨，我想抑住它那討厭的聲音水沫的喉嚨。總之，這噴水泉，我要塞住它，使它靜止不流！你不願意我聽這噴水泉的聲音——我一生受它譏諷和嘲笑的噴水泉的聲音咧！放我吧，不必這樣抓住我，放鬆我的手，放鬆吧！……』

註「一」列尼葉，十八世紀法國詩人。[1] Felicia。

二〇 二十二年全國運動大會東北選手告別同胞書

全體同志同胞：

大會閉幕矣，諸位各個有家歸去，我們還是隨地漂流。這十日盛會中的我們，的確像碎船下的殘生，得以復見故里家園，重親兄弟姊姊，欣幸無量。所以這首都的一草一木，都像對我們含着無限的感情；諸位的一言一笑，都似對我們有深厚的意味。真的！諸位的握手，醫好了不少我們的破碎精神；諸位的掌聲，加強了許多我們的奮鬥意志。我們實在是惜別，然而國家正在需要同志們各自去努力，生命都可以不惜，別離又算了什麼！諸位，再見吧！秋風多厲，珍重，珍重！

諸位凱旋帶回去的勝利品，或是五尺金戈，或是錦標銀盾。請猜猜我們帶回去的是什麼寶貝？曰「希望」，曰「信心」。我們看諸位團體合作的精神，龍騰虎躍的體魄，的確

足使中國有希望的。所以我們願這運動場上所表現的團體精神能普及到各界，能振起民族的力量。我們不僅希望土地不至再失，確可希望還我大好河山。我們再看看諸位所造成的驚人記錄，我們愈相信凡他人所能的，我們無不能。所謂『彼人也，我人也，有爲者亦若是，』祇在自己努力耳。日本能滅人國，吾輩豈不能復之？所以我們由運動場上帶回去的紀念是『有諸位在，東北不亡；有諸位在，東北必強』的信念。至於我們自己，當然要站在最前綫上去努力。

諸位，別矣，竟別矣！一語珍重聲中，諸位賜給了我們這寶貴的紀念品——希望同心——我們是何等的感激！我們何以回敬？我們所有的，祇是慘痛經驗後所留的創痕——覺悟與認識——來贈送諸位吧。我們覺悟今日以前，中國青年所慣走的道路全錯了。喊口號，貼標語，離開國家講革命，丟下學術談救亡，畢竟是擋不了有計劃的侵略，抵不住帶民族性的戰爭。我們上下各顧己私，各謀己利，到最後『皮之不存，毛將焉傅？』惟有回歸於盡而已。我們今後惟一的生路，便是埋頭用功，忍苦鍛鍊，一言以蔽之曰『傻幹』。

我們的第二創痕，是認識自己的責任。談國難的，每好歸罪於某幾個人，或某一個黨

派。實在說除了終日勤作的好百姓外，那一個人不負相當的責任。我們流離南北，常聽些怨天尤人的聲音，少看見「吾盡吾責」「舍我其誰」的勇士；多是功則歸己，罪則歸人。國仇可以不管，私恨不能不報，習非成是，日本人縱不來亡我，我們又豈能幸免！納爾遜名言說：『英國要人人各盡其責。』諸位！中國今日誠要人人各盡其責矣。我們要有此認識，來改造自己，來復興國家。

我們的覺悟與認識，是由國家受空前的犧牲，自身受莫大的痛苦得來的。代價太大了！我們送給諸位帶回去，分贈給人人，勸他們不必付同樣的代價了。咳！亡國的滋味，實在是不可嘗試的，本來民族的文野興亡，全看他們能否互換經驗。我們所受的慘禍，盼望足夠同胞們借鑑了！若是全國青年都能認識己責，我們的希望，一定完成；我們的信心，一定實現。最後我們熱烈的希望着，虔誠的祈禱着，下次中華民國全國運動大會，在瀋陽北陵運動場上去舉行；下次中華民國全國運動大會的總錦標，是恢復東北河山的顏色。

我們這次來，備受政府當局與各界同胞的同情及援助，我們願就此替我們自己及東北體育協進會掬誠鳴謝。

註「一」見孟子。「二」Nelson，英國海軍大將。

二一 給我的小鳥兒們

廬隱（二）

親愛的孩子們：

整整兩年了，我不看見你們。

世路太崎嶇，然而我相信你們仍是飛翔空中的自由鳥。在我感到生活過分的嚴重時，我就想躲在你們美麗的羽翼下，求些許時的安息。

唉！親愛的小鳥兒們——你們最喜歡我這樣的稱呼，不是嗎？當我將要離開你們時，我曾經過慮地猜疑你們，我說：『孩子們，我要多看你們幾次，使我的腦膜上深印着你們純潔的印象，一直到我沒有知覺的那一天……』

『先生！您不是說兩年後就回來嗎？』阿堊誠摯的望着我的臉說。

『不錯，我是這樣計劃着，不過我怕兩年後你們已不像現在的對我熱烈了我怕忘掉這人間的至寶，所以現在我要深深的藏起來。』

『哦！不會的，先生！我們永遠是一隻柔馴的鳥兒，時常圍繞着您！』

多可愛，你們那清脆的聲音，無邪的眼睛，現在雖然離開了你們整兩年，爲了特別的原因，我不能回到你們那裏，而關於你們的一切，我不時都能想起。

每逢在下課後，你們牽成一個大圈子，把我圍在核心，你們跳舞，唱歌。有時我急着要走，你們便搶掉我手裏的書包，奪走我披着的大衣。阿堃最頑皮，跑出圈子，悄悄走到整容鏡前，穿上我的大衣，擎着書包，學着我走路的姿勢，一般正經地走過同學們面前，以致惹得他們大笑，而阿堃的臉上卻繃得沒有一絲笑紋，這時你們有的笑得俯下身體叫肚子疼，我卻高聲的喊：『小鳥兒們不要吵！』

『是的，大姐姐，我們不再吵了，可是大姐姐得告訴我們夜鶯詩人呂的故事！』阿堃嬌憨的央求着。而你們也附和着，大姐姐講，大姐姐講，亂哄哄的嚷成一片。呵！多可愛的小鳥兒們呀！兩年來我不曾聽見你們清脆的歌聲了，在江南我雖也教着那一羣天真的女

孩，但是她們太嬌婉，太懂事故，使我不能從她們的身上，找出你們的坦白，直爽，無愁無慮，因此我時常熱切的懷念你們。

你們所刻在我心幕上的印象太深了，在豐潤蘋果般的臉上，不只充盈了坦白的頑皮；有時誠摯感動的光波，是盎然。於你們的眼裏。每當我不響的向你們每個可愛的面孔上看時，你們是那樣的乖，那樣知趣的等待着，自然你們早已摸到我的脾氣。每逢這種時候，我總有些嚴重的話，要敲進你們的心扉。唉！親愛的小島兒們，現在想來我真覺得罪過，我自己太脆弱易感，可是我有了什麼憂愁和感慨，我不願向那些老成持重的人們面前申訴，而我只喜歡把赤裸的心弦在你們面前彈。說起來，我太自私，因為我把得定這淒音能激起你們深切的共鳴，而我忘記，這是使你們受苦的。

那一天我給你們講國語，正講到一個愛國童子的故事，那時你們已經夠興奮了，而我還要更使你們興奮到流淚，我把國內政治的黑暗，揭示給你們聽，把險詐的人心在你們面前解剖，立刻我看見你們臉上的笑容淡了；舒展的眉峯慢慢攢聚起來了，你們在地板上擦鞋底的毛病，也陡然改了。課堂裏那樣靜悄悄，我呢，莊嚴的坐在講壇上，殘忍的把

你們的靈魂宰割，好像一個屠夫宰割一羣小羊般。因此每次在我把你們困攪後，我不知不覺要紅臉，要嚙淚。唉！親愛的孩子們，我雖然對你們如是的「不仁」，而你們還是那樣熱烈的信任我，愛戴我；有時候你們遇到困難的問題，不去告訴你們親愛的父母，而反來和我商量，當這種時候，竟使我又歡喜又慚愧。在這個到處瀰漫了欺詐的世界上，而你們偏是這樣天真，無邪，這怎能叫我不歡喜呢？但是自己仔細一想，像我這樣寒傖的靈魂，又有什麼修養，究能幫助你們多少？恐怕要辜負了你們的熱望，這種罪惡，比我在一切人羣中，所犯的任何罪惡都來得不容輕赦。唉！親愛的小鳥兒們呀！你們誠意的想從人間學到一切，而你們實是這世界上最高明的先生。你們有世人久已遺失的靈魂，你們有世人所絕無的純真。你們的器量胸襟，是與萬物神靈相融合的一個乞丐，被人人所鄙視，而你們看他如天上的神祇沒有分別；便是一隻麻雀也能得你們熱烈友情的愛護。你們是偉大的，我一生不崇拜英雄，我只崇拜你們。

但是殘忍的時光，轉變的流年，他們無時無刻不在剝蝕你們，層出不窮的人事，將如毒蛇般毀滅你們的靈魂。在你們含着甜淨的美靨上，刻了輕微的愁苦之紋，漸漸的你們

便失去了純真，被快樂的神祇所摒棄。唉！親愛的小鳥兒們！你們應當怎樣抓住你們的青春！你們不願意永遠保持孩子的心嗎？但是你們無法禁止太陽的輪子，繼續不斷的轉，也不能留住你們的青春！只有一件事是你們可以辦得到的，你們永遠不要作一件使良心痛苦的事，努力親近大自然，選擇你們的朋友，於春風帶來的鳥聲中，於秋雨濃徧的田野間，一切的小生物都比久經世故的人類聰明，純潔。這樣你們才能永遠保持孩子純真的心，永遠作隻自由翔空的鳥兒；并且可用你們大公無私的純情來拯救沈淪的人類。

親愛的小鳥兒們，願秋風帶來你們清醇的歌聲，更盼雁陣從這裏過時，給我留下些你們的消息。

我心弦的繁音，將慢慢的同你們彈；我將告訴你們在這分別的兩年中，我所經歷的一切。我更想把江南溫柔女兒的心音，彈給你們聽。

再談了，我親愛的小鳥兒們！願今夜你們的美羽，飛入我的夢魂！

選自華年

註「一」廬隱，是黃英女士的筆名，福建人。文筆頗多感傷，個人主義彩色極濃。民國二十三年五月，卒於上海。

創作有海濱故人，歸雁，或人的悲哀，雲鷗情書集等。

〔二〕英國詩人慈濟 Keats，曾在林中一面聽夜鶯歌唱，一面

提筆寫成那篇成名的夜鶯曲，故世呼爲夜鶯詩人。〔三〕盛貌。

二二 給他的妹妹

契訶夫〔一〕作
碑萬字碑

我的高貴的母親，活潑的馬沙，可愛的米沙，以及我的全家，在阿克特林堡。我得着達門的回電說：『到湯姆斯克去的輪船最早在五月十八日開行。』這一來，無論我喜歡不喜歡，非走旱路不成了。結果是坐車走旱路。我是五月三號離開達門的，在阿克特林堡預定住下二三天把小毛病治治好。在公共郵車之外，還可以單僱車走的，我就決定獨自僱車走過西伯利亞平原。那些上帝的僕人，把我放在一隻籃子似的車廂裏，兩匹馬拖車，我坐在裏面像一隻金黃雀，望望這上帝造出來的天地，什麼也不想。西伯利亞平原想是從此地起首，什麼地方才完，這只有天知道。這平原很像我們俄國南部的大草原，除了此地到處有些楊樹，寒風刺人入骨之外都差不多。這裏的春天還沒有來，一點綠意也沒有，樹

還沒有發芽，到處的雪也沒有消溶，湖裏還有冰塊。五月九日那天下嚴霜，今天十四了，還有三四寸深的雪。沒有人說起春天，只說野鴨。此地野鴨之多，是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它們在頭上飛，在車廂左近飛，在湖裏池裏游泳。老實說吧，有一枝更壞不過的槍，我一天也可以打得上下隻。也可以聽見野鴨叫，這東西也不少。有時也遇得着一羣鷺鷥或野天鵝……沙鷗同山鵲在楊枝中飛來飛去。這裏的兔子沒有人吃，也沒有人打，它們很出神的站在那裏看人走過，一點也不怕。它們常常在路上跑，看見它們這樣跑來跑去，大概也不是個惡兆。

天是真冷！我穿上皮衣，身上還好，我的腳可都凍僵了。我把腳藏到皮外套裏，可是不中用。我穿了兩雙襪統，「行行重行行」走吧。電綫桿子，桿子，楊樹，楊樹，桿子，在身旁飛去。在此地我們遇見些移民……我們也遇着些背上背着包袱的行人，他們有時就會弄死了老婦人，把她的小外套搶去當裹腿。有時他們把路上的記里數的銅牌也搶去。上面還刻了數目字的——這東西想必有用處。有時他們把乞丐的腦漿都打出來，有時把徙流的死人的眼珠也挖了去，可是從來不傷及旅客的。反正，在這種地方旅行是沒有什麼危

險的。無論是公共郵車的車夫或是私人車夫，從來記不起有旅行的人失了東西的事。到了站，你把東西放在外面，如果你要問他們東西會不會失了，他們只是笑一笑，用不着回答你什麼。劫搶偷竊的事，在路上談也沒有人談起。我相信，假如我在站上或是在車廂裏失了東西失了錢，車上拾到了一定還我的，我並且信他還不至於誇說這是他的美德。總之，此地的人都很老實慈愛，交易也公平，他們房間布置簡單，可是很乾淨，也很講究。牀是軟柔柔的，枕頭也很大，褥子是毛織的。地板是漆過的，有的是鋪上自造的麻氈子。他們可以說是日子過得很幸福。一家有四五畝黑地，黑地裏種的是好麥子。這裏這麵粉要三十哥比一呷。麵粉雖不賤，可是他們還能吃得飽飽的。對於他們的生活，我們多少有可以引爲滿意的。晚上他們全睡了的時候，你走進去也聞不見什麼悶人的氣味，或是「俄國人的味道」——有一個老婦人把一個茶匙給我的時候，她翻起她衣服的裏面來揩，這是一件不怎樣好的事。但是他們如果沒有鋪了卓單子，不會讓你坐下喝茶的。他們也不當面鬼頭鬼腦的望人，給你一杯茶或是牛奶時也不把指頭插在裏面。器具都很乾淨，燒酒是同啤酒一般的清澈。老實說，他們的乾淨是我們南俄的人所夢想不到的；雖說我們已經比

北俄的人乾淨得不知多少了！他們的麪包也做得很好，我起初吃得非常之多。點心餅子等等的東西同我們南俄那環式小麪包似的，也不壞……可是其餘的東西，就不合歐洲人的口味了。譬如說，我到處都吃那種「野鴨湯」，真是點特別，像泥漿似的湯水，有點鴨肉，上面浮着些生大蒜……有一次我請他們給我煮點肉湯，弄點鱈魚炸炸吃，他們把肉湯弄得又髒又鹹，沒有肉只有肉皮。魚是連魚鱗也炸在一起了。他們也用鹹肉煮菜湯喝，也炸鹹肉吃。他們剛才給我炸肉吃的，簡直不能下嚥，我嚼嚼還吐去了。他們喝的是用茶磚泡的水。那茶磚是紫蘇同甲蟲的汁水做成的，所以在喝起來的味道同看去的樣子都像紫蘇色。

我在阿各特林堡買了三兩茶葉，五磅糖，三隻檸檬。茶葉不夠，可是這裏無處買。在這荒野的鄉市中，就是政府裏的官員也是喝茶磚，就是在頂好的商店裏，花一盧布五十哥比也買不出一磅茶葉來。我得喝紫蘇水。

站的距離是依鄉村的相距而定的，大約二十里到四十里有一站。這裏全是大村，沒有小莊寨，到處教堂，學校，小房子是木造的，有時也有二層樓的房子。

到了黃昏就刮風了，晚上照例有重霜。誰都得有一件另外備用的皮外套。車有些搖動，因為泥都成了硬塊了。捏得人魂都要搖出來了。……每到天明，實在冷夠了。車的動搖，車鈴的聲音，把一個人都弄得疲倦得怕人，真想暖和和的過一刻，想一張牀躺躺。他們換馬的時候，那一個趕車的就蹲在角上睡覺了。一會兒車預備好了，這一個就去拉拉他的衣襟說：『起來吧，朋友，該是走的時候了。』第二夜，我的腳跟腫起來痛，十分厲害，我不知道是不是凍壞了。

我不能再寫了。那區警察出來了，我們是相識的，現在要談談，明天見。

一八九〇年五月十四日自耳村，離湯姆斯克四十五里。

選自契訶夫書信集

註「二」見本冊隨筆注一。

二三 松花江

寒生「二」

浪花清瑩，

無息的奏着你的水音，
浮着無數的小船蕩漾，
還有美人浴在江濱。

你是東北的玉美人，
穿着素衣，

奏那江靈的神曲，
多們美妙的松花呀！

兩岸翠柳嫋嫋：

垂頭聽你的神曲，

夕陽裏的鶯聲嬌囀，

牠是你的知音。

月下的玉美人哪！

更透出你的清瑩，

鯉兒跳躍，

好似你的驕子遊戲。

錦波呀！浪花呀！

而今上邊渡着仇人的戰艦，

不堪回望了，松花呀！

何時再聽你的神曲？

註 「二」寒生，今人，餘未詳。

二四 戰士之歌

我們來從大沙漠，

那裏吹出熱風。

那些星宿，非常巨大像果子一般，

到夜來指示我們的路徑。

我們來從大沙漠，

那裏產生獅子。

白天，我們的圓盾〔〕像是許多太陽在行走。

夜裏，我們的長矛可撐住羣星。

我們的袍澤壯士們戰死了，

阿剌伯詩選
侯佩尹〔〕譯

我們把他們豎立着殮埋，臉向着西方。

我們來從大沙漠，

那裏曾出過埃及古皇，

他們的陵寢也不能使我們轉回頭望。

我們來從大沙漠，

那裏常綠着漠中林泉，

比天國的花園還美麗。

林泉的美妙也不能留住我們。

我們來從大沙漠，

那裏可以聽見天帝的聲音。

註 〔一〕侯佩升，現代作家，餘未詳。

〔二〕即古時的「十」，戰器。俗叫做藤牌。

二五 對月

郭沫若〔一〕

月亮，你照在我的窗前，

我是好久沒有和你見面。

你那蒼白色的面孔，

和我相別好像有好幾十年。

我的眼中已經沒有自然，

我老早就感覺着我的變遷；

但你那銀灰色的世界，

終竟是和我沒緣。

我沒有你那超然的情緒，

我沒有你那幽靜的心弦。

我所希望的是狂暴的音樂，
猶如鞞鞫的鞞鼓聲浪喧天。

或者如那浩茫的大海，

轟隆隆地鼓浪而前，

打在那萬仞的巖頭，

撼地的聲音隨水花飛濺。

啊，我的心中是這樣的淡漠，

任有怎樣的境地也難使我歡呼。
你除非照着幾百萬的農人，
在凱旋的歌中跳舞！

註「一」見上冊鄉愁與鄉遊注一。

二六 睡眠

我久已離了我的故鄉，
我看牠，可儼然和昨朝一樣：
舊態依然，時辰好像未轉；
依然是污穢的街市，蒸溼的肆塵！
無頂的頽屋依然高聳在空中，

睡眠

選自沫若詩集

屠格涅夫「一」作
郭沫若譯

山積着的災難，壁上的苔蘚蒙茸，
上面浮泛着死屍般的腥氣，

下面蠕動着斯拉夫民族的遊屍。

民族誠是自由，祖國也誠是自由！

這些自由人可只是冷眼地鎖在窮愁；

自由的兩臂無力地在肩下彈垂。

佇立在命運之前，只是低頭縮尾。

舊態是全部依然！只有一特長可見：

五洲的民族再沒有這般深熟的睡眠。

都市，鄉坊，都深深沈入睡中，

晝夜無分，坐立都在做夢，

農車中，櫓中，一切都在酣睡；

高山上的迷霧，幽谷裏的翠微；

守夜的睡在悄靜的哨房，
嚴寒不能凍醒，烈日不能燒傷；
商人睡着在他的貨旁竄走，
官僚睡着在發揮他的優遊；
法官睡，罪人睡，主人和奴婢，
鄉裏的農民不怕在耕耨着朝輝——
一切都在睡中，一切都在夢中，
只有酒店裏的喧囂睜着眼睛兇兇，
從北極以至高加索，全俄羅斯的地土，
萬歲呀，萬歲，睡眠的皇圖！

選自沫若譯詩選

註 〔一〕Turgeneff (1818—1883)，俄國黃金時代三大文豪之一。著有父與子，前夜，新時代，貴族之家，

人日記，春潮，初戀，雜亭，浮士德等。〔二〕Slav，種族名稱，歐洲北部的民族。俄羅斯人，波蘭人，及巴爾幹人，皆屬這

一種族。〔三〕音苛，下垂的樣子。

二七 苜蓿頭〔一〕

金和〔二〕

苜蓿頭，斜陽低；苜蓿頭，腹中飢。我呼『苜蓿來，』其人面目如黑煤，身有敝枷〔三〕腳無鞵，是男是女相疑猜。

試問『何太苦？』不覺淚如雨。自言『今年已十五，去年喪父兼喪母。千錢賣作童養婦，阿姑畜之如畜狗。秋天日斫柴一航，冬天日拾糞一筐。春來苜蓿可作菜。掘之使到城中賣。每日須賣二百錢，歸家許食菜菔羹。錢多不加一勺羹，但缺一錢與一鞭。此菜一斤四錢耳，賣五十斤方稱是。力小還須去復來，出城入城二十里。昨日缺錢晚未食，今日強行更無力。菜葉行已枯，一錢仍未得。』

我呼家人急與飯，叩頭當階呼『不願；願人盡買菜青青，但不受鞭餓何怨？』『餓何怨，鞭不支；且進飯，休涕洟，汝言未終我心碎！』復與百錢喟而退。

吁嗟乎！童養婦，前生讎；童養婦，終年囚；童養婦，水中沔；童養婦，火中投。君不見苜蓿頭？君不聞苜蓿頭？

選自秋蟬吟館詩鈔

註「一」苜蓿頭，蔬類植物，原野自生，大別之爲三種：一曰紫苜蓿，一曰黃苜蓿，一曰野苜蓿。「二」金和（18—1885），字弼匏，清江蘇上元人。著有秋蟬吟館詩鈔。「三」易：『繻有衣袽。』敝衣的意思。鞮，鞋本字。

二八 棄兒辭

漂泊王

跑馬廳，路旁，有一育嬰堂；貧母抱兒至，惻惻欲斷腸。卻步立堂外，凝視接兒箱；懷中兒索乳，母意自徬徨。含悲哺兒乳，急淚濺衣裳；乳罷呵兒眠，木立狀似僵。移時忽返身，路旁徐徜徉；似謂育嬰堂，殘忍勝虎狼；嬰兒入此中，十九皆夭亡。我今棄兒去，兒將入鬼鄉；分當拚餓死，不做抱兒娘！

行行旋復止，心意自商量，兩全既無術，那能計深長！事既非得已，棄兒亦何傷！且思且

回步，不覺近堂牆；置兒木箱中，辛酸淚滿眶；喃喃祝兒福，但願兒不殤！祝罷不忍去，木然立走廊。

堂中人接兒，貧母狀若狂；央懇接兒者，格外發慈祥；留意兒饑渴，留意天炎涼！長跪叩頭謝，再三託周章。目謂爲善者，天佑爾熾昌！

駐足旁觀人，觀此咸神傷；中有一老翁，鬚髮白如霜；頻頻相慰問，語意殊溫良。母感老人意，絮絮道家常。自云：「無錫人，家居北周莊，父名沈世富，夫名張春芳；昔時差自足，今皆遭禍殃；售米愁價賤，售絲無市場；頻年苦虧折，粒粟罄儲藏。況復遭意外，奇禍正未央。前年遇水潦，去歲值旱蝗；債臺高百尺，鬻產莫能償。債主控迫急，老父遂自戕；丈夫懼債主，今春遁南翔。」至今尙失業，自顧實不遑；家中妻若子，安得不絕糧！

『我本有五兒，生來均健康；近爲饑餓苦，顛沛落四方。長兒足十歲，作徒入醬坊；次兒僅九歲，正牧唐姓羊；三兒六歲餘，失足溺魚塘；四兒今三歲，抱作趙家郎。此是第五兒，年纔半歲強；我攜來上海，本在避饑荒，意謂作傭婦，當可飽秕糠。不料彼傭主，心腸皆奇剛；我若不失兒，幫傭無可商；我今棄兒去，我心長悲愴！』

語罷拭淚起，淚眼望穹蒼；穹蒼自空虛，世意更茫茫。良久始自去，步履殊踉蹌。

貧母遠去後，我狀如中酒；我念人世間，真成罪惡藪！金錢何萬能！金錢幾人有？分配總不平，顯分薄與厚。萬惡資本家，積金如陵阜；洋樓藏美人，豐筵供醇酒；不耕亦不耘，良田擁萬畝！哀哉貧乏人，徒供牛馬走；終年勤耕耘，祇足復胼手；血汗易食糧，所獲止升斗！生作貧家兒，不如富家狗；一狗值千金，一兒等敝帚；狗貴貧兒賤，由來蓋已久！誰能鳴不平，偉業宜不朽。我當振秃筆，權作獅子吼！

歸來取紙筆，爲文聊紀實；半日文未成，茫然若有失。我招羣兒來，羣兒爭繞漆；羣兒皆稚齒，晨夕嬉於室。長女生九年，姿質頗慧美；次女今六歲，聰明並阿姊；長兒纔八齡，謫名馳鄰里；次兒早還眞，不作窶人子；三兒算四齡，穎悟莫如彼；一對孿生兒，尙在搖籃裏。

今觀棄兒事，愴懷何能已！我貧無立錐，本係一寒士；終年勤筆耕，絞腦無停晷。近復多煩憂，不幸染肺疾；肺疾近二期，生機薄如紙；身比秋葉輕，勢將枯槁死。身後妻與兒，誰知將何似！妻當爲人傭，女當爲人婢；長兒拾垃圾，次兒乞於市；婉孌孿生兒，不棄將何俟！棄兒誠可悲，貧者皆若是。革命未成功，惡制孰能毀？我當奮病軀，揭竿作吳起；努力剷惡制，爲人

卽爲己。拚將滿腔血，爲兒造福祉！

選自上海晨報

註 〔一〕作者，今人，餘未詳。〔二〕卽上海公共租界南京路底之跑馬廳。〔三〕卽京滬路中之南翔，離上海約三十餘里。〔四〕見本冊生活底第四要素注三。〔五〕喻佛教威神，發大聲音，震動世界也。傳燈錄：『釋迦佛初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獅子吼云：天上天下，惟吾獨尊。』〔六〕還真，謂死也。見莊子。〔七〕聲音戀，又作孿，雙生子之謂。〔八〕吳謂吳廣，秦末陽夏人，字叔，二世時與陳涉同起兵反秦。

二九 阿嫻

明子 〇

阿嫻是千真萬確的記得：自從那天星舅舅和媽媽一同出門後，直到如今，經過了好久好久，永沒再見過媽媽一面。

她曾經有數不清的次數，哭着向老祖母要媽媽，並追問媽媽究竟到了什麼地方去。老祖母對她這種要求，從沒使她得過滿意——和平素請求老祖母買糖菓洋娃娃一樣。

她哭，她哭，她力竭聲嘶的哭，她在地上滾來滾去的哭，她以為總可以達到目的了。但是結果換來的仍是幾句不兌現的話：『姍兒，我的好孩子！慢慢等着吧，姥姥病好後，媽媽是會自己回來的。』

她的小心靈無時不在懷疑着：『爲什麼媽媽當時不帶我一同去呢？怎麼姥姥的病永不會好？媽媽何妨回家來看我一次呢？』以上這些問題，也曾把來請老祖母解釋，雖然能得到幾個半信半疑的答案；只是她那錐子似的一雙小眼睛，每每把老祖母的眼圈刺的紅潤起來，同時並把面部轉到了別的方向。

年僅六歲的阿姍，倒也很能體貼老祖母的心。她見老祖母一時難過起來，也便只好停止了自己的追問。因爲她感到自從失去了媽媽以後，老祖母簡直變成了自己的第二個媽媽；吃飯是老祖母管理；睡覺是老祖母招護；就是自己的衣服，也有時是老祖母戴起兩塊玻璃眼鏡來縫給穿。只是無論如何，媽媽黃得可愛的臉是看不見了，媽媽的『姍姍，我的寶貝！』的聲音是聽不着了，媽媽溫膩的嘴脣，是再不吻上自己的面龐了。

她回憶起媽媽走的那早上，確是一個極不平常的情境：

那時在她的家裏，除去她和媽媽，老祖母以外，有舅舅，還有一位爸爸——她彷彿記得是老祖母教她這樣稱呼——他的樣子怪難看：長長的頭髮，寬大的褲角；鞋子除去很亮以外，走起路來還有咯噔咯噔的響聲；臉上有和老祖母不甚一樣的兩塊玻璃眼鏡。最使她記得清楚，而且覺到奇怪的，是他嘴裏的牙子，有一個是黃得放光的。他們都在老祖母的屋裏，彷彿是在商議着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到終來，媽媽哭了，老祖母也流了淚，舅舅的眼紅紅的，只有那位爸爸(?)的嘴撇起很高。她見到這種情況，不自覺的也拉着媽媽的衣角哇哇的哭起來。

『姍兒，奶奶餓了，快到四老伯家裏，買兩個燒餅來你和奶奶吃。啊，我的好孩子！去吧……』這是在大家止哭以後，媽媽擎着幾個銅板囑咐她的話。到得她買來的時節，舅舅不見了，媽媽也不見了！據老祖母說，媽媽出門送舅舅去了。可是卻永沒見媽媽回轉來，直到如今。是的，媽媽就這樣丟掉的。

從此以後，不知道什麼時候，連媽媽屋裏紅紅的衣櫥，明亮亮的鏡子，也都跑掉了。她

每次走到媽媽屋裏，自己總覺得空洞洞地怪可怕——怕是媽媽真個丟掉了。實在說，她以往的向老祖母索媽媽，大都是由這空屋子引起的。

絕望了的阿嫻，總在懷疑着：『小貓阿花有牠的媽媽，所以每天牠能跟着媽媽爬樹登屋頂去玩耍；小麻雀們有牠們的媽媽，牠們能每天晚上睡在媽媽的身邊；怎麼單單自己的媽媽便丟掉了，也永不來看看她的小寶寶呢？』

媽媽來了，媽媽果真來了！這不是阿嫻在做夢，也不是老祖母在欺騙阿嫻，這乃是上帝用機緣演矣的一幕悲劇。

那是一個深秋的午後，阿嫻同着隔壁的阿狗和阿表，正在村頭的葦坑邊捉蟋蟀玩，忽然北面來了一輛馬車，馬兒是和雪一般的白，白到阿嫻彷彿和牠很熟識。『阿嫻，請看啊！你的星舅舅來了呢！』年紀較大而且記憶力特強的阿表這樣指着車夫告訴阿嫻。阿嫻仔細看時，她的小心房在突突的跳了。星舅舅和馬車已經都停在他們的面前，時同『阿嫻，我的寶貝。』一縷十分熟稔親暱的聲音，從車裏發出。『媽媽嗎？……』阿嫻哇的一

聲哭了出來。

星舅舅抱她上了車，媽媽把她摟在懷裏，霎時雨點般的熱淚，幾乎遍灑了她的全身。這時哇哇的是阿姍的哭聲，嚶嚶的是媽媽的啜泣，兩條斷綫珠般的是星舅舅的眼淚，阿狗莫明其妙的跑去了，阿表立在車旁呆成了一隻小木雞。

『媽媽，我們回去吧！奶奶在家裏等你呢……』阿姍在媽媽的懷裏，雙手緊挽着媽媽的胳膊。

『唔……』媽媽用手摸撫着她的柔髮，越發哽咽起來了。

『媽媽不家去，我要隨媽媽到姥姥家去了。』

『唉，你還是不去的好……』阿姍……『媽媽在吻她的雙頰，淚兒一滴滴的流到她的面上。』

『那末，媽媽到那裏我便到那裏，我死也不離開媽媽了。』

『姍，我的傻孩兒……』媽媽的心，被姍的話戳成許多碎片了。

『老太太近來還健旺吧？』星舅舅一壁揩着眼淚，一壁問老祖母。

『唔，健旺呢……』老祖母是聽了狗兒的報告跑來的，兩張深陷的嘴脣顫動了，一雙枯澀的眼睛也由紅潤而漸至流出了老淚。

『奶奶接媽媽回家呢；今番媽媽可真來了，我們一同回去吧。』阿嫻先向媽媽後向祖母這樣說。現在她已完全止住了哭，大概她是見老祖母走來，媽媽回家一定更有了把握的原故。

『婆母，走頭無路的我，現在已經又到另一個家庭過活了，望你老人家饒恕媳婦的無恥……』媽媽向老祖母說了這些話，臉紅紅地低下頭去。

『唉，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呢！』

『自從離開這裏以後，我沒一刻忘了婆母和嫻兒，今天回娘家打這裏走過，看見了這個活冤家，本想偷偷的走開，可是又那能……够……呢……』媽媽的眼淚又繼續湧出了。

『看看嫻兒，也沒什麼不可，不過那裏還好吧？』

『……只是看不見嫻兒……』

『媳婦放心，有我一天，我們的姍，是不會受委屈的。』

『婆母的深恩，我只有來生再報了……』

『……………』

『媽媽，我們應該回去了。』阿姍早已心急了。

『……………』

『祇哭有什麼用呢？天要晚了，姍……跟奶奶家去，我們也趕快走吧。』星舅舅硬着

心腸說了這些話。

『是呢，生米煮成了熟飯，我們還有什麼辦法呢？天晚了，留下姍兒，你們趕快走吧。』

老祖母也只有這樣來附和星舅舅。這時阿姍兩隻烏溜溜的眼睛轉來轉去，看看車下站的舅舅和祖母，又望着身旁坐着流淚的媽媽。她終不明白爲什麼媽媽不肯下車回家去？爲什麼星舅舅不肯把車駛到自己的家裏？爲什麼老祖母也不肯來幫着自己把媽媽拖回家去？自己的媽媽回自己的家，爲什麼大家哭了半天，還是沒有辦法？

『姍兒，我們回去吧！媽媽和星舅舅，過兩天還來呢！』老祖母又在重施故技了。

『我要跟媽媽去，媽媽不回家，我死也不回去。』阿嫻的眼眶裏又堆滿了清淚。被欺騙怕了的她，再也不信任老祖母的話了。

『唉，寶貝！跟着你奶奶回去吧！』媽媽在割自己身上的肉給旁人了。

『媽媽，爲什麼不要了你的嫻嫻了呢？……』她哭了，這簡直是射到媽媽心窩深處的一支利箭。

『……』媽媽的淚瀑布般的洒下了。

星舅舅見到沒法開交，只得一面忍着淚，一面用強力從媽媽的懷裏抱出嫻兒，遞給老祖母拉着，回身打算驅車快去。阿嫻的哭聲越發高了：『媽媽！……我要媽媽！……奶奶幫着嫻兒向舅舅要媽媽吧！……』她高聲大哭，她汗流滿面，她跺腳，她伸腿，她用全力躍動她的身軀，結果終於掙脫了老祖母的手。這時車已開始前進了，她趕緊搬起兩條小腿，飛奔到車前，橫倒在路上，高聲哭喊：『星舅舅搶了媽媽……了，星舅舅搶了……媽媽……了！……』這時車裏的媽媽搔首搥胸，哭不可仰，恨不能跳下車來，同嫻兒臥在一塊兒，教車輪輾死。

阿嫻的哭聲，早已招來了不少的觀衆，老太太們大都扯起自己的衣角來揩眼睛，許多男人們的眼圈也都紅潤起來，小孩子們個個瞪着眼睛，張着小嘴發呆。可憐這位臥軌的小英雄，終於屈服在暴力之下，被狠心的老祖母，指使着長腿阿二，把她搬回家去了。

一幕悲劇，是這樣結束的：

吳大媽的衣襟角，早給眼淚溼透了。

和尚的祖母紅着眼睛說：『花朵兒似的媳婦不要，可就拋下這樣可憐見的孩子，莫非打算娶她媽的皇姑呢？』

李二嬸氣憤憤地說：『若教我，死也要把自己的孩子帶着去。』

『看來完全是趙大奶奶沒出息，若是我們的拴住，他敢講休講散的？』張寡婦把這件事的責任，完全推到了阿嫻的祖母身上。

『唉，兒大不由管啊！』李四伯頗帶着傷感的調子。

『怎麼阿嫻的媽媽，非扔了阿嫻不可呢？』阿表的小腦海裏，老迴旋着這樣一個波紋。

一年以後的阿嫻，仍不時的株守坑邊，希望再見媽媽一次；但是上帝那能這樣體貼她的心呢？

有一天阿嫻跑到了阿表的家裏，李二孀對她說：『阿嫻，你想媽媽不呢？年底你的爸爸和媽媽便一同回家了。唉！可憐的孩子！』阿嫻聽了，心中便懷滿了希望，跑回家去告訴老祖母，老祖母說：『啊！等着吧！我的傻孩子……』

光陰的進行，果然證實了李二孀的話。那位爸爸確是又回到了阿嫻的家裏，但另外一位卻不是阿嫻的媽媽，她的頭髮亂蓬蓬的堆在頭上，一雙大腳，比祖母和母親的兩雙都大，長長的袍子，白白的大臉，她想這不但不是她的母親，簡直不應該是一切小孩子的母親；可是那位爸爸（？）卻指着她說：『阿嫻，這是你的媽媽！』阿嫻的兩隻小錐子，向這裏刺刺，向那裏轉轉，哇的一聲哭了，似乎說：『這不是我的媽媽，我的媽媽不是這個樣子。』的確的，阿嫻的媽媽不應是這個樣子，但是怎麼她卻變了呢？

註「一」明子，今人，餘未詳。

三〇 抗爭

人：

鄭伯奇^{〔二〕}

林逸壁 三十二歲

黃克歐 二十八歲

沈小鶯 十七歲 咖啡店侍女

阿招 十九歲 同

阿巧 十九歲 同

客甲，乙，丙，丁。

外兵 A, B, C。

咖啡店主人

羣衆
巡捕 } 不登場

時：

早夜——一九二七年夏。

地：

上海市內的一座小咖啡店。

景：

舞臺面爲咖啡店內的廣廳。

舞臺深處有玻璃及開放之正門。

前面左方有櫃臺，臺旁另有小門可以出外。

桌子三五隻，椅子十數把。

電燈初明，表示早夜光景。

（幕開時，客甲、乙對坐飲酒，阿巧，阿招倚桌而立，對客談笑，沈小鶯獨立櫃臺前，俯首弄指。主人高坐櫃臺後閱

報。）

客甲

阿巧，這幾天可曾看電影去？

阿巧

那裏能够去呢！這裏只有我和阿招兩個人，忙得要死，一點兒空閒都沒得呀。

客乙

你們不是又添了一位麼？怎麼還是這樣忙？

阿巧

（目示小鶯）她麼？再不要提。她只曉得裝樣子，一點也不合我們一道兒。什麼還

都要我們兩個去做呢。

客乙

這也難怪。她才來呀，你們就將點就好了。

客甲

她叫什麼名字。

阿招

她叫小鶯，我們叫他鶯鶯小姐呢。

客甲

（調笑）她是鶯鶯，你可肯做紅娘麼？

阿招

（假怒）李先生總不規矩，拿人開心，討厭得來！

阿巧

李先生，你別胡想。小鶯原來是做官人家的姑娘，不比我們，容易受人欺負。

客乙

怪不得她怪靚靚的，原來是大家的閨秀。

阿招

（笑）唉呀，了不得，王先生也想作張生了嗎？

（林黃由正門登場，至左前方桌前坐下。阿招，阿巧，相視而笑，故意不動。沈小鶯無法，乃遲遲至林黃前。）

沈小鶯（低聲）兩位先生要什麼？

黃克歐喂，小林，你要什麼？人家在問你哩。

林逸塵問你呢，偏你忙。（視單）冰淇淋……香艸……檸檬……朱古力……汽水……

橙汁……啤酒……還是吃冰淇淋吧。

黃好，就拿兩個冰淇淋來吧。

沈（至櫃臺旁，小聲）冰淇淋，兩個。

主人（不快）我也曉得是冰淇淋兩個，到底是什麼冰淇淋呢？香蕉麼？檸檬麼？你也得

問個明白！

黃（大聲）檸檬吧，檸檬吧。

沈（小聲）冰淇淋兩個，檸檬。

主人照呀，還得客人教給你哩！

林（向黃抱怨）你總是性急，人家還沒有來問，你就趕着講了。

黃 (笑) 你願意她再來麼?

林 胡說! 她來又怎樣?

客乙 怪可憐的, 她還不大懂得規矩。

客甲 阿招, 發個慈悲, 幫她招呼招呼點吧。

阿招 (冷笑) 女人家還是不見面子的好, 噯啲啲, 大家都要心痛死了!

客乙 呵呵, 阿招還沒有吃大菜, 先喝起西洋醬酒來了。

阿巧 阿招, 不要理他, 他沒有正經話的。

(阿招, 阿巧, 同至櫃臺前。主人將冰淇淋兩杯放置櫃臺上, 阿招就趨前搶去, 放入盤內, 持至林黃處。)

阿招 黃先生來了, 今天是兩位一道。

黃 沒法子, 又被他拖來了。

阿招 這位先生貴姓? 從前不曾多見過。

黃 從前當然多見不到。一個禮拜以前, 他還不在中國呢。

阿招 黃先生講笑話哩, 可是真的?

黃 自然是真的。不信你去問他看。

林 在外國住慣了，咖啡店也成了生活的需要了。可是前一兩年，我在上海，還沒有見過女子招待呢。

黃 這也算中國資本主義發達的一個現象罷。

林 昨天阿于講的話怕是真的，剛才那位確實不像此中人。

黃 阿于的話，我從前也有所聞，不過不像你這樣熱心，沒有打聽過罷了。你問問阿招便曉得了。

阿招 什麼事情？

黃 剛纔招呼我們的那一位，不大在行。

阿招 你說的是鶯鶯小姐麼？她在這裏，還要擺小姐的架子，怎麼會在行呢，她來了好久了？

阿招 來了五六天了，和我們連多餘的話都不講的。

林 真可憐！這樣做下去，主人也不喜歡，小賬也得不到，她真要苦死了。

黃 頂好你們分班做事，要公道點。

阿招 讓給她的生意，她都做不好，怪不得別人呀。

林 （向黃）問你們，她真是沈劍雲的小姐麼？

阿招 這個不曉得。只聽說她的阿爹從前在上海辦過報，還做過幾任官。

黃 那麼一定是的了。沈劍雲本是安徽名士，辛亥前，來上海做過申江民報的主筆，鼓吹革命，很有點聲名；革命的時候，曾做過南京政府的秘書。帝制時代，去日本亡了幾年命，袁世凱倒了，他才回來，做過一兩任小官，以後就沒消息了。

阿招 黃先生很熟悉人家的家事，倒好像報館的先生呢。

林 他的家怎麼會在松江呢？

黃 這有什麼稀奇？他來上海，大約不過像你我這樣年紀。後來也許朋友介紹，和一

位松江女子結了婚，大約因此便在松江落業了。

林 這倒也說不定。

阿招 黃先生從來老實，這回對於阿鶯卻熱心起來了。

黃 (微笑,搖首) 我倒不熱心,熱心的另自有人呢。

阿招 可是這位林先生?

黃 不是他,還有誰呢?

阿招 可是真的?

林 別聽他瞎說。

黃 阿招,你很聰明,還是做個好人罷!你去找小鶯來。他現在心裏正不自在,你再問問他,他會老羞成怒哩!

林 (微愠) 胡說,胡說!

阿招 別的事都可以,阿鶯我卻使不動呀。

(客丙,丁自正門入,據乙之鄰桌而坐,阿招與阿巧趨前招待。)

客丙 這家地方,倒很清爽。

客丁 此地房間雖小,布置倒很好,招待又周到,確是上海灘上有數的。

阿巧 兩位要什麼?

客丙 拿兩瓶汽水來。

阿巧 (向櫃臺) 汽水兩瓶。

客丙 早曉得這裏，我也不到加利咖啡店去了。今天真倒霉！咖啡沒有喫成，幾乎吃了外國火腿。

客丁 我告訴你，外國鬼子多的地方去不得，你偏不聽，險些兒吃了虧。我們倒還好，那店子的損失，一定不小呀。

客丙 洋鬼子見了自己人，倒很客氣，可是在中國人的面前，一點道理也不講。

客丁 對你有什麼道理講。要講道理，也不派什麼軍艦，飛機，機關槍來中國了。你還不知道麼，今天報上登載滬西什麼地方的女人被幾個英國水兵強姦得幾乎死了。

客丙 算了，算了，不要再講這些掃興的話了。這裏倒很安靜，我們坐坐談談，早點回家去休息吧。

阿招 兩位先生看見洋兵打架麼？

客丙 是呀。豈止看見，幾乎挨打。

阿招 隔壁雅園，聽說，昨晚被他們把盤子，酒杯，花瓶摔了滿地，巡捕來勸，還挨了一頓飽打呢。

客丁 你們這裏不來吧？

阿招 今天上午來過兩三個人，還算客氣。

（丙，丁相顧默然，阿巧持杯及汽瓶，置杯於丙，丁面前，開瓶汽水。）

客丁 這位大姐很熟的，那裏見過面？

阿巧 先生常來這裏麼？

客丁 我想起來了，你以前不是在樂園當過招待麼？

阿巧 是的，做過兩個月的。……唉呀，對不住，袖子弄溼了。

客丙 不要緊，不要緊。

（阿巧取布來，爲丙揩衣袖，阿巧自去，阿招隨之。此時林、黃吃冰淇淋，林則時時傾耳聽丙、丁的談話。）

林 他們在講外國兵常常騷擾，你聽見麼？

黃 我有什麼不知道。在上海，這已經成了家常便飯了，中國人不爭氣，自尋恥辱，怪

得別人！

不，老黃，不知怎麼，我今天不痛快得很！

……

上海真無聊得很，我實在不能再住了。

你上那兒去？上漢口去還是回家？

老黃，不是講笑話，你看她可以做得下去麼？

你說誰？可是沈小鶯？……幹得下去也好，幹不下去也好，你我管不了這些。

（黯然）據你說，她本是書香人家的子女。這種忍辱獻媚的生活，她怎麼受得住，

（止色）什麼書香人家不書香人家。你要曉得，資本主義最初的犧牲，就是這種封建制度的殘骸，尤其是中國，是被外來的資本主義征服的，這種結果，更覺悲慘。現在全世界的資本主義，正挾着傾山倒海一般的勢力，侵入中國；連我們自己，什麼時候被這潮流淹沒，都說不定，那裏還有工夫管他人的閒事情呢？

林

話雖這樣說，但是她的父親從前也是爲革命出了力的，那料想他的子女還要

黃

林

黃

林

黃

林

黃

林

受這種屈辱。

黃

唉！難道這也是革命的罪過麼？

林

你今天專和我反對。我不和你談了！

黃

笑話，我又何必和你做對？實在告訴你，歸國後這幾年，我把什麼都看穿了。這一次革命變化，尤其給我一個深刻的教訓。我們的什麼努力，什麼運動，都打不翻進化的自然程序。而將來的社會潮流，一定要把我們一捲而送歸於無何有之鄉的。在這樣偉大的時代，我們才是最不重要的腳色。從前我也很妄想，現在我卻明白了。活著一天，我便吃一天，玩一天，在那半醉半醒的朦朧鄉裏，創造出些幻想的快樂，聊以自慰。你聽了又要說我頹廢，但是這也是無可如何的。譬如對於那位密司沈，在你或者還是有一種戀愛的感情；我卻不然，連對於異性的興會都沒有了。

（林黃談話時，阿招對阿巧附耳密語，視林及沈而笑，阿巧在怨阿招狀。乃由櫃臺取畫報一冊授意於沈，使其持至林黃處。）

沈

先生要看報麼？

黃 謝謝你，請給他吧。

林 這是畫報。中國也有了這種玩意兒麼？

沈 是的。

黃 聽說姑娘是松江人，是的嗎？

沈 是的。

黃 松江有位沈劍雲先生，姑娘可知道？

沈 是我的父親。

黃 原來是沈劍雲先生的小姐。（半獨語）劍雲先生是一代名士，卻不料身後零落，一至於此！

林 現在革命潮流，發揚到這步田地，女同胞們，從軍的從軍，從政的從政，沈女士卻在這裏受這種折磨，這真是傷心的事，唉！

沈 先生……

黃 姑娘家中還有什麼人？

沈 只有母親和弟弟。

黃 家中的生活，可是全靠姑娘來維持麼？

沈 是的，家中原來少許有點田產，年年打仗，佃戶誰也不肯納租。雖然有些零星積蓄，避了幾回難，也用完了。沒法子，現在全憑母親和我作工來度生活的。

黃 請你不要見怪，我們本不應該這樣尋根究柢，問你的身世；因為這位林先生對於你很同情，所以白問問。林先生是一位文學家，也許把你的身世描寫出來呢。

沈 謝謝先生，但是發表出來，恐怕不妥。

林 請你放心，我愛惜……不，我對於女士同情，我決不能把你的身世寫出來，供無聊的人們作開心的材料的，我要想代沈女士一般不遇的人們，向社會責問的。

沈 先生寫出來的時候，讓我來讀讀。

黃 （嘲笑）他是個詩人，也許寫成詩呢，你也能讀麼？

沈 父親在時，常常教我作詩，可惜我年紀太小，不大懂。不過在學校的時候，有一個詩會，我也加入的。

林 我今天卻要飲酒了，克歐，你肯陪我痛飲一場罷？
黃 好，我們就痛飲一場罷。沈姑娘，請你去拿一瓶啤酒，一瓶汽水來。杯子要拿三個。
沈 是。

（沈去。外兵A，B，C昂然直入。阿招阿巧趨迎。）

（客丙丁相顧失色，同時走至櫃臺前付賬。）

主人 汽水兩瓶，大洋四角。

（丙如數付錢，與丁相率悄然退場。）

外兵A 哈哈！我的姑娘們，我們又來了。

外兵B 這幾位姑娘們，倒很漂亮。

外兵C 姑娘們，來看我們照了這麼多的美人相片。

阿招 （搶看）唉呀！真好看。

主人 （作不耐煩狀）這批鬼東西，又來了！

阿巧 大人要什麼呢？

外兵B 就要你哩，可愛的孩子。

（外兵向侍女調戲，吵鬧不休。）

客甲 喂，走吧。

客乙 好。

客甲 喂，算帳。多少錢？

主人 阿招，給客人算帳。

阿招 啤酒兩瓶，一塊二角。

（客甲付錢。）

阿招 謝謝，明早來啊。

阿巧 王先生，李先生，去啦？

客甲 明朝會。

客乙 再會。

（客甲、乙自正門下，阿招、阿巧送至門口。）

外兵C 人都跑到那裏去了？

外兵A 這些東西，敢欺負我們！來呀！

（A擲桌上花瓶於地，B、C拍手狂叫。）

阿招 來了，來了

阿巧 唉呀，兇得很。

（二人趨至外兵前，扭抱，復相互調笑。）

林 我真看不過眼了。

黃 這樣的事，你都看不過眼，那麼黃浦灘上的飛機，吳淞口內的礮艦，你又看得過眼麼？昨天晚上，吃過晚飯後，我偶爾在街上散步，看見一條馬路口，站了五六個徒手的外國兵，還有一兩個非洲的黑人在內。他們看見過來的人力車上的女子，一個一個都要摸摸臉，搗搗奶頭。有些年紀輕臉皮嫩的小姑娘，簡直嚇得眼淚花撲撲地亂滾。我當時看見了，就恨不得痛痛地打他們兩拳。我一個人衆寡不敵，想了想，也就算了。但是氣得我整整一夜沒有睡好覺。

林

這種事情，我也曾親眼見過，當時我真覺得非常悲觀。我想至少爲保護各人的家庭安寧，也應該想個辦法，不能平白地叫外國人這樣糟蹋。再不然，上海不少祕密團體，也應該有一種結合，專對外國無禮的兵士，打報這種不平。然而什麼都沒有！中國人眼睜睜看見自己的妻女姊妹受人的無禮，都不敢過問，男兒的意氣，一點也沒有了。

黃

還有什麼意氣不意氣呢！上海灘上的人，受洋大人的統治，五六十年，什麼都受慣了，就是這次戒嚴的時候，街上來往的男男女女，那一個不是給外兵和巡捕搜身摸腰的，婦女們被欺負的更厲害？試問誰說過一個不字？從前美國獨立戰爭，全憑各地方的民衆，自己武裝起來，和英兵對抗。美國獨立的成功，不全是華盛頓的武力，實在靠這種力量很多。上海租界上也有什麼商團，保衛團，卻從來沒有反抗外國統治的表示。

林

克歐，我越想越不對。沈小鶯姑娘，絕對不應該再在這裏混了。再混下去，真不堪設想了。

黃 就是我們也不能在這裏再混。我們不能再看這些畜牲的醜把戲。

林 :

(沈自左方小門登場，丹酒向林黃處走去)

外兵A 呀，啤酒來了。

外兵B 這位姑娘真漂亮，我們還不曾見過。

外兵C 喂，好孩子，把酒拿到這裏來！

阿招 要酒麼？大人們，不要忙，讓我去拿。

外兵C 不！不！就要她拿來。

(沈驚惶不知所措，阿招趨至沈前，作耳語。沈視林黃作爲難狀。外兵B跑去拉沈。沈驚，盤墮地上，瓶杯破碎。)

外兵B 你好不知趣，把酒瓶都摔了！

外兵C 來吧，來吧，管什麼酒，只要她人來就得了。

(外兵C趨前與B同拉沈手。外兵A拍桌高叫。沈驚極而哭，阿招阿巧，不知所措。主人怒容滿面，而莫可如何。)

林怒趨至沈前，黃亦立起。

林 你們這種無禮舉動是不行的！她有她的自由。

外兵C 呸！自由？你們還配有自由？

外兵B 你有挨打的自由。

（外兵B言時以足蹴林，林踉蹌而退，林大怒，復撲前，以拳擊B腰，C擊林，林復擊其胸。B與C均後退。林乃攔沈逃，外兵舉柙作擲擊狀。黃躍前持其手。）

黃 逸塵，請你帶沈姑娘先出去，一切事都有我來擔當！

（林攜沈由小門下。外兵三人包圍黃。門外窗外的羣衆愈積愈多。）

黃 （怒號）你們這班無恥的東西！你們受本國政府的豢養，欺負自己的同胞還嫌不夠，又來欺負我們。來，我給你們一個好教訓！

（外兵三人向黃突擊，黃力抵抗之。）

黃 （狂怒）來！我打死你！你們這些人類的反叛！

（巡捕的警笛聲漸漸由遠而近。）

羣衆 巡捕來了，巡捕來了，把路讓開。

主人

(絕望) 唉呀，巡捕來了！

(羣衆動搖與警笛狂吹聲中。)

——幕——

選自抗爭

註「一」鄭伯奇，陝西人，當代作家。有著抗爭，帝國的榮光，及魯森堡之一夜等譯著。